



史義拾遺叙



史以紀時事而其義斷自聖賢
若孔子所謂竊取之者是非公
于天下後世可懼也已嗚呼麟
經絕筆作者何人惟朱子綱目
詞嚴義正無容議者然揭其大
而或遺其細嗣是會稽楊鐵崖

先生有史義拾遺之作焉元泰
定間先生以經學擢上第為赤
城令徙錢清海鹽咸不獲行其
志輒棄官入天目山放于宛陵
毗陵玉笥茗雪洞庭錢塘之間
如司馬子長之遊者既而避地
于松江九峯三泖之上作寄寄

巢立言自况摘古史而直斷以
義或觸興而於詩歌焉發之公
是公非嚴如烈日秋霜亦可以
誅奸雄于既死而昭懲勸于將
來者也余嘗訪其故跡旁搜遺
書有以考見先生之所養矣方
少時築萬卷樓去梯歲脩轆轤

傳食者垂五年用能充其警敏
之才肆其宏博之學百千萬言
頃可立就卓然成一名家而况
其正聲勁氣薄九霄而凌轢一
世至于今誦之凜然可畏可慕
焉者李翰論其文如千兵萬馬
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貝瓊謂

其天才似李白而學力過之其
果誣人也哉是編乃先君子程
鄉令手錄玆歲欲梓行而竟奪
不就嗚呼先生之文磨泯多矣
余同年進士譚君德周來尹秀
水政成之餘有志史學間問余
古今理亂得失異同余出此叅

訂之君喜曰是可以傳也俾余
序之以永其傳噫石璞于將固
不待和之獻煥之發而光恠燭
天矣盖竒寶之在天地間有終
不得而闕者其文雖欲不傳于
世又可得而已耶先生名維禎
字廉夫號抱遺叟人推稱鐵崖

先生所著有太平綱目四十冊
三史正統論五千言歷代史鉞
二百卷春秋大意東維子集君
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古樂府
瓊臺曲洞庭吟七十卷歲于鐵
崖山此直其一云

弘治壬戌秋八月既望承德郎

禮部儀制司主事平湖陸淞序

史義拾遺卷上

水神告智伯

元赤城令會稽鐵崖楊維禎撰
明黃州守巴蜀後學任鞞校

智伯瑤合韓魏之甲攻趙趙襄子走晉陽智伯曰晉陽尹鐸之所理也趙恃以為固吾甲攻不
如水攻之不勞而敏也於是引水灌晉陽城不
沒者三板民卒無畔志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
以亡人之國也親行隄速水吏斃城見有被髮

丈人者前致辭曰吾邯鄲之水神也聞主君以水可亡人之國故見主君有以辯焉夫水猶火也火可以焚人亦以自焚主君以水可以亡人之國不知自亡者亦水也智以決之勇以行之密以防之信以守之則利可用而害可違不然利不得而禍及已可不畏哉吾嘗主君之用水水將不為主用而為敵用矣智伯曰若何以見之對曰吾見於韓魏之色矣見於汾絳之旻矣徵於孟談氏之偵而戈者矣主君憎焉驕侮不知

汗粟危厲方且朝夕吞趙為益地慶吾與智果締疵將在平陽上游觀主君之骨肉盡芟於趙主君之顛蓋且為趙主之飲器終天之恨無可及矣智伯怒欲刃之莫知所如往是夜襄子殺守隄吏

決水灌智伯軍殺智伯剗其首為飲器云

木曰余嘗侍先生講智伯事智伯之殺已料於果矣雖無水不死乎今設水神辭以戒後之恃水以傾人而卒自傾者先生又曰丁原

董卓利用呂布而俱害於布非智伯之水乎。

樂羊自訟魏文侯書

父子之天雖虎狼不滅而况於人乎古者求忠臣必於孝慈之門人不孝慈而求其忠於君者亡也臣奉主君詔攻中山中山不下臣攻之益不憚中山之君思以計亂臣之心烹臣之子而遺臣以羹臣忍啜之者卞其非臣之子也必欲烹人之子置臣之子高俎上使以形色招臣之心廼動妄一孺子遺臣以羹號曰臣之子也臣固知臣

之子已逸而無恙此臣之所以啜其羹而無不忍之情也使臣之子招臣以伏礮身膏鼎鑊臣羆虎之憤豈不跑地一奮覆其羹如覆醢胄在轅門之外而劍在中山之頸乎君之近臣不答吾事又不諒吾非弗慈之心乃譖臣曰樂羊於子之羹忍食之其誰不忍哉觀師贊之言尚幸主君之明有以燭臣之非忍主君之斷有以決臣之成功故敢奉書主君關下謝其所勿疑而不敢為疑臣者告也

五代徐溫執李遇子示遇其子帝號求生遇由是不

木曰先生此言洗樂羊子不慈之謗千載儒者推未到此非強為樂羊卞也第以理決其事耳

。豫讓國士論

孟軻氏嘗論國士矣國士者其去就語默有以異乎一國之人者也去就語默無以異乎一國之人齊民也豈謂國士哉余惟豫讓稱國士不見知於賢主

瑤以五賢蒙不仁之器智果之料其必

之不知也瑤將亡絺疵以其先覺者覺之瑤不寤而訖滅其氏讓於是時不聞有所正救不忠也國士之去就語默如是乎及瑤死也乃始劾刺人挾匕首伺塗厠伏橋陰為瑤報仇烏乎讓不忘國士之遇其義似矣而國士不擇於知己其委質於不仁之人則非國士之士矣貂勃氏願自去徐子不肖者犬為公孫子賢者犬於是歸安平君田單余惜讓不得為公孫子犬而為不

仁者厓柴於人也。司馬氏取讓為所為而為其說不曰吾所為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則其為名也已。吁此非國士之言戰國士之言也。

木曰此篇摛發到是處非惟不滿豫國士且不滿司馬氏之論。

。聶政刺客論

余為豫讓論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己於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於讓為國士而委質

於智瑤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

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己如瑤遂乎。遂作雖

然此戰國士之不學之過也。古先聖賢負其美

之資而必治以學則雖狂可聖不學雖聖人可

狂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

學其七尺之重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

保身毋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

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

可以不慎而况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

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於予人不得為仁人義士之守死善道也

木曰先生千載不幸之悲非悲刺客悲政之陷刺客也

牛畜辯

或問畜吾君舉三士於趙牛畜荀欣徐越也相國以仲連以進趙烈侯烈侯以畜為師是畜不惟優於欣越且賢於公仲矣乎抱遺子曰烈侯用三士而一旦易其音色之嗜三士者亦賢矣

就其才第之越節財儉用晏嬰之徒歟欣舉賢使能管夷吾之徒歟畜談仁義其又孟軻之徒歟雖然談仁義者未聞其君王豈烈侯不足與言仁義歟抑畜之談仁義者非孟軻之仁義也非孟軻之仁義則亡愈於公仲而趙不強於天下也宜哉

韓昭侯絕申不害書

先生鄭之賤士韓之踈臣也以黃老刑名之學干諸侯諸侯不納西見寡人寡人聽先生言

謂可以治國強兵不間於貴戚遂用先生為相
寡人率百官以聽於先生而韓國未治韓兵未
強隣國之賢士未有所薦而首請仕其從兄某
以行義未聞於韓而先生引之非私乎秦之商
君刑名之學也孝公任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
盜賊秦國稱治然而商君無私人也先生不如
商君而私人過之無乃不可乎且先生教寡人
以脩功勞視次第爵不及非人官不及私暱今
有私請於寡人將奚聽乎聽先生之謂是廢先

生之教也夫學焉而後臣之此古人臣之盛事
今寡人之學于先生而相之非相也將師寡人
以道也今先生循私謁而敗公義何以師寡人
乎父兄百官有辭於寡人惟先生去住之申子
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木嘗侍先生講申子事先生曰世以申子為
治士昭侯亦自謂學於申子今折其私謁使
之避舍請罪則昭侯固聽於申子而申子又
奚足以師昭侯也哉

○子思薦苟變書

補辭

衛有能臣苟變者其材可將五百乘變為吏賦
民時魯食人二雞卵衛君遂矣變弗用子思上
言於衛君曰臣聞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
去其虐用人之仁去其貪此聖王用人舍短取
長之法也故顏啄聚染父之大盜也陵千木晉
國之大駟也論其短則虐且貪矣然齊魏之君
畧其短而取其長則聚為齊忠臣木為魏君師
功德之及人者非齊魏之人所可及也今變也
無大盜之惡也無大駟之陋也材可將五百乘
而欲以二卵矣之此不可以聞於隣國而君之
用材亦與齊魏之君異矣且君之竊祿大臣不
與君憂其憂而與君樂其危以娛其旤也若是
者日盜千鍾而君不計君有能臣一時食二卵
而君咎之不置亦可謂不善推其類矣故攸為
君言之

孫臏祭龐涓文

擬辭

臏與涓同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

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
黥之使為廢人馬陵之死卒死於臏
手大樹之笑不違尺寸臏之謀亦神
矣其事可為媚勝已虐同志而禍卒
伏於不意之戒者故擬臏祭洎文

吾與汝兮尚父同師巨細工苦兮惟噐之隨鶴
不可以頸鳧兮蛇不可以足夔汝不啻夫物類
兮必欲已勝而人罷平人之有伎兮媚以蔽之
人之有履兮斷以廢之吁嗟將軍之諱短兮非

兵法之用竒願馬陵之負恹兮不啻二陵乎避
馳燭火舉信兮將軍弗疑伏弩萬發兮將軍弗
知收汝骨於大樹之下兮豈甃者之能為卷柶
福之倚伏兮吾將視來者之鑒茲

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

擬辭

將軍吾故相公孫痤之中庶子也痤嘗薦將軍
於憲人又勸憲人不用必殺之憲人不殺意有
以用將軍也未幾將軍西入秦遂忘憲人憲人
將徵福於將軍而將軍獻策伐魏豈宗國之望

於將軍者乎公子卬與將軍素昆弟交將軍遺書於卬將與卬面盟以解兩國之兵卬信將軍將軍劫盟而執卬大破吾魏將軍亦豈奇男子哉楚子虔重幣其言以執蔡侯春秋疾其傾危也書誘執以垂百世之惡將軍玄丈木之信以治秦已乃賣信執卬書之史策不示惡百世乎夫馭人以欺者人亦以欺於我公子虔杜門不出者八年固將有間於將軍吾已知將軍必反魏矣將軍反魏是將軍送腑腦於窻人而窻人不忍也納之它國又將軍仇仍納諸秦將軍可以死生惟將軍自審處之魏人送鞅於秦秦人殺鞅車裂以殉盡滅其家云

齊威王寶言 補辭

魏惠王夸寶於齊威王威王折以四
王之寶余猶以威王之寶未及其大
者為補寶言

魏惠王夸寶於齊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十枚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窻

人之所以為室者與大王異吾臣有檀子者守
南城楚人不敢為寇有盱子者守高唐趙人不
敢漁於河有黔夫者守徐州燕趙從而徙者七
十有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吾
室四人者可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竄人猶以
為未也懼齊人之佻而詐也室之以信野而蕩
也室之以禮刻礪而殘侈汰而競也寶之以仁
與儉然後發金滕冊書之室於我先公太公武
王室之以王天下桓公保之以羈諸侯此竄人
傳室之大者將以齊三光照四海雖山海秘巖
無以踰吾室也矧徑寸珠乎是室也水不得漂
火不得燬盜賊不得負而移也吾懼大王之照
十二乘者不照大王八尺之榻而照大王四隣
之寇也觀者為大王寒心惠王聞之慚且懼投
珠於汾水不敢言寶

木曰吾讀先生有室志足以庶貪此文又廣
威王之室非夸也鑿、乎為國君旣福之戒
者有在也

非田文署私得宝

孟嘗君受楚象床公孫戍以私得登徒宝劍而入諫使戍無私利則不諫矣孟嘗君不之罪乃書其門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宝於外者疾入諫君子以孟嘗善用諫雖懷諉者猶用之况不諉者乎抱遺老人曰文之署非也為文之計使登徒不納劍而文計劍直以賞戍庶以來左右之言不然不有奸利者賣主諫以售人宝以益主過者安得及徹於文之聰乎

○非惠子樹揚喻

田需貴於魏惠子施戒之曰子必善左右因有樹楊拔揚之喻抱遺老人曰惠子魏國之儒國人之所仰教者也田需貴於魏不聞惠子教以出處之義用舍之道而惧其危於說賊也教之以善事左右是導之以患失之為而無所不為矣難退而易進者士君子之種行也惠子慮樹之難而拔之易至以揚之橫樹生倒樹生折而樹之又生知其樹之不得其道者皆一切不暇

顧豈為士君子之行也哉。惠子之為士。固亦魏國妾婦之士歟。

啓攻益辯

儒者之論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夏禹易揖遜而私其子。大道隱而家天下矣。謬矣乎。其論聖人也。家天下。可以論後世之秦政。猶不可以論蜀之劉備。况可論禹乎。堯舜授賢。不知天下之為官。禹授子。不知天下之為家。一皆聖人之公也。父有天下。傳歸於子。人之情也。不幸子不可

傳。擇其可傳之人。傳之。使天下不至敗壞而受利如我也。豈計天下必在子孫耶。此堯舜公天下之心也。禹幸有子可傳。異於朱均之不可傳也。又何必強同前聖。薦人以為公乎。民固曰。啓吾君之子也。可以任天下之器也。謳歌訟獄。朝覲。知有吾君之子。不知有聽於啓者也。禹以天下之情授之子。知天下不至敗壞而民受利如我也。豈計天下必在薦人乎。使啓復如朱均也。賢者復取而代之。禹固不計也。此禹公天下

之心也世度聖人以迹吾推聖人以心禹初無
薦益之事豈有啓攻益之事乎薦益之言吾所
未信而况攻益之論又出於燕子之黨乎

魏可王對

抱遺老人曰魏可以霸可以王而惠襄不能惜
哉或曰梁地不千里帶甲之士不十萬地四平
無名山大川之險梁戰場之國爾何以王何以
伯哉老人曰論王伯者不以地不以兵願得士
何如爾得士者王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軻
一上曰樂毅得毅可伯得軻可王二士在魏而
惠襄不能得之卒相犀首與張儀惠王卒軻由
魏而適齊矣燕昭王招賢而毅由魏而適燕矣
嗚呼二士去魏不國也矣

或問孟子言王道

或問抱遺老人曰孟子為臣於齊矣燕之亂孟
子又以湯武之舉勸齊矣然齊卒無興滅繼絕
之舉孟子之言王道誣耶老人曰軻無薛公之
位也使齊移薛公之位位軻豈翅為薛公哉王

者之佐有言而無位此宣王不得為桓公矧湯武乎故孟子致為臣而歸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令之世舍我其誰哉軻以伊周自任矣又問曰使孟子西入秦得君如孝公治捷於商君乎老人曰商君小伯大伯賊也亡秦者非趙高句商君也孟子得君如商君孝公可始王不在政也已矧形便之國利於七十里百里者耶雖然論形便不論王道也

梁惠王葬議

惠王葬有日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為棧道而葬

群臣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

公孫許

問諸惠施施

引文王更葬事

梁水齧棺

太子施期而葬余恠惠子

通古學而不及訂諸禮春秋何也春秋於宣公

八年書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

定公十五年書丁巳葬公雨不克葬戊午日具

乃克葬穀梁以為雨不克葬喪不以制左氏以

為雨不克葬禮也二說何從士喪禮有潦車簞

笠之具而玉制謂庶人葬不為雨止則先王亦

慮及於此而為之先備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之深，治葬之臣子會葬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豈可以遠目為拘比於庶人而必狼籍以葬乎？說禮者謂庶人不為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為雨止。而春秋書克葬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乎葬也。梁襄之葬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槨以葬，群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以引楚山之事以為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施本之以為義，此戰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說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葬，則亦合禮於人情，而以為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王斗不能舉孟子議

王斗之言甚似孟子，世盡以戰國策為縱橫之書，詐謀邪說之所聚，則亦過矣。若斗之言，豈非賢者之言，憂國憂民之喻，雖孟子何過焉？然斗之舉士不聞舉孟軻，舉五人而齊國治者，吾不知其何人也。或曰：軻在其中，王不足與大有為也。遂致為臣而歸，余曰：斗自詡以見王，正犯軻

枉尺直尋之律豈能舉軻乎哉

郭隗致賢

有薦賢者有致賢者致聰之力逸於舉聰而致賢之功亦優於舉聰也昭王求聰郭隗受築宮之師非僭以聰自居致聰法當爾也無幾樂鄙諸聰爭之以赴燕雖鮑趙之善舉聰不力於此也市馬之喻此致士之明轍而曰北面受學則百已者至呵藉叱咄則徒隸者至又豈非致士者敬媮之兩轍乎敬媮卞而聰賢者卞矣

或問唐睢

或問唐睢刺劫士也先生以為魯仲連之流何歟曰睢非刺劫士有道之士也觀其勸信陵君之忘趙德也何其言之過厚而近道哉睢為宗國求揀於秦時齒已九十矣至是歲殆喻百耄期而稱道不乱知其為有道之士也其挺劍秦庭假沫義以解秦三伏屍之怒仁者時出之勇也豈刺劫者哉吾於仲連排難解紛之餘尤想見其人可為連之流亞不妄也

五臣優劣辯

或問莫敖子華論令尹子文而下憂社稷之臣者凡五儒者罔敢優劣之敢問優劣何如抱遺老人曰大臣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其死生戚休與國同之豈待爵祿勸勉而然哉楚威王問莫敖子華以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子華所舉五人者皆可當此名矣自子文而下遂回事以區分要之所憂者皆出於赤誠此其所以為天下之大忠也必欲優劣之春秋之義大存亡則存亡者優於理亂勃蘇氏其家乎蒙殺氏次矣

甘茂上秦王書

臣山東羈旅之臣也王不以臣不才拔為宜陽將約魏以伐韓臣聞魏文侯之命樂羊攻中山也三年然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王之知人不深於文侯之知樂羊也中山之攻得於謗書盈篋之外臣慮宜陽地險且遠成功

非時之間而貴近之臣如樗里子公孫與之徒挾韓而議吾後者不少也臣不能保王之不聽則宜陽不可拔是王欺魏而後結韓之憾也故臣願王勿伐玉又以臣之為疑且迎臣息壤要以盟言臣益有所懼已春秋大夫盟諸侯者為之疑也為國君又毀列以下盟其臣則臣之信薄而求於盟難乎其為信矣今臣攻宜陽五閱月而未拔臣志弗懈而聞二子已議臣於後矣王心一搖則臣不得為樂羊何

待書之蒲篋哉臣嘗求戰國之君臣如魏文之於樂羊者豈矣矧燕昭之於樂毅乎求燕昭之於毅者豈矣矧我孝公之於衛鞅乎嗚呼二三君臣未嘗有盟也非其夙心之相知堅以一定之信繼以不貳之誠則不足與有為矣臣願臣之於王得追美於二三君臣而且其有光於孝公也臣不勝幸甚

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屈原論

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

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義是也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王法也質不委於先王而受嫌於後主放於江南至無所自容而卒從彭咸以殞烏乎移其葬魚腹者葬虎闕不為死之得所哉

薛公論

秦聞田文聰而請於齊收天下之豪傑以屠之爾文信其言以往獨不聞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於國舅氏魏將軍乎冉文客以千

計公孫弘稱可以致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為文計何也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狗終賴雞狗以脫死雞狗何負於文哉吁使客有一人異於雞狗者則文何翅於脫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為之震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囚可出齊國可霸又信蘇代以罷兵客無一人異於雞犬者信矣

公孫龍論

余讀公子牟書稱莊子言以折龍之非則知龍

之奇辨恠說已不為當時所與龍蓋學於惠子者乎蔽於辭而不知夫行辟而堅言辨而遠先

王之大禁也而平原公好之以為上客何也以

為龍有以蔽勝則孔子高孔子玄之理勝於辭

公孫龍之辯勝於理勝自有以下之已或曰平

原之客優於孟嘗吁一客之聰為子高而勝不

能用若龍之客文之所弃也又何優於文哉

肥義論

春秋錄大夫荀息之死節以其不失信於君也

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故里克以首惡書

而息以死節錄肥義相趙王何亦庶孽也而受

命於主父者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

以歿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矣太子章亂作李

兌勸其去義誓以全言不全身卒死其難吁義

何愧於息哉綱目君子不以息例錄之缺也

桑雍箴雍癰同 擬辭

趙客有告於趙王者曰燕部之法有

所謂桑雍者王亦知之乎王曰未聞

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優愛孺子也此皆乘王之醉昏而中所欲於王者也是雍得於內則法枉於外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愛即雍矣時趙王之臣有韓倉者趙之桑雍也余讀客言雖為倉發而其言可為國君暱褻近以自盡其心而亡其國者之戒擬客作箴以獻王其辭曰

葉之育兮其葉曰沃葉之雍兮其根曰感雍在葉子象不可欺雍在王兮王不自知內食王心兮外食王士王雍不支兮王國隨以圯客視雍兮如斗如囊蔽賢殺忠兮尚惑爾倉其亡其亡兮繫於苞葉客作箴兮王用自強

驥妖說

妖不生於妖而生於以妖為不妖者此妖之大者也故家國大瑞為聰子為賢臣而為大異者反史作偽者也宋有雀生驥此物之妖也而巫

史佞之曰大吉小而生巨宋必霸天下遂啓康
王好大喜功黷兵於鄰國廣地數百里恨霸之
不亟也射天笞地軌杜稷而焚之天下呼爲桀
宋齊伐之而迫死于温烏乎王之狂悖輒死天
下咲者此巫史之佞所致也故曰妖不生於妖
而生於以妖爲不妖者妖之大者也有國者於
邪佞之效可不戒歟

趙威后傳 擬辭

威后趙王其太后也齊使者至趙后見使者問

曰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乎聞其人有糧者亦

食無糧者亦食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

不業

不在任
治賦

也有業陽子無恙乎聞其人哀鰥

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恩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有北言之女無恙乎徹環瑱

至老不嫁以養其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者也

胡為至今不朝

命婦
則朝

也二士弗業一女弗朝何

以王齊國子萬民乎又有於陵仲子尚存乎

與孟

子所稱者並是七八
十年此自為一人

聞其人上不臣於王下不

治於家中不索交於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使者歸語於王王怒曰吾事何預於老女子乎

抱遺老人曰趙威后所出世紀吾無得而致矣即其遺言於齊使者亦足畏哉凜凜乎齊王建之師訓也吁建為隣老女所薄如此齊之臣子無愧乎吾錄之為傳以儆代之惰如建君臣者於戲吾有女弟宜大家孤叶者行年四十有九既笄時父里男子聘男子歿誓終

死弗嫁躬紡績衣宜毋議以威后之議非當朝者乎吾里有稱處士者泌澤某男子上不臣下不理中不交率人於無用而且亂吾教議以威后之議非當殺者乎朝無朝而終掩殺無殺而反聘司刑慶者其去建君臣奚遠乎

樂毅封王蠋填文 擬辭

毅聞齊先聽顏觸論於齊宣王曰昔者秦攻齊下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採樵者死不

治於家中不索交於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使者歸語於王王怒曰吾事何預於老女子乎

抱遺老人曰趙威后所出世紀吾無得而致矣即其遺言於齊使者亦足畏哉凜乎齊王建之師訓也吁建為隣老女所薄如此齊之臣子無愧乎吾錄之為傳以儆代之昏如建君臣者於戲吾有女弟宜大家孤叶者行年四十有九既笄時受里男子聘男子歿誓終

死弗嫁躬紡績以養寡母議以威后之議非當朝者乎吾里有稱處士者泌澤某男子上不臣下不理中不交率人於無用而且亂吾教議以威后之議非當殺者乎朝無朝而終掩殺無殺而反聘司刑慶者其去建君臣奚遠乎

樂毅封王蠋墳文 擬辭

毅聞齊先聽顏觸論於齊宣王曰昔者秦攻齊下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採樵者死不

赦又令曰有能得齊王首者封萬戶侯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覲蓋一介之士有聰於萬乘之君者如此先生齊之賢人也毅至畫邑不敢以軍容入先生之里請見先生而先生不屑見遂殉義以死毅既入齊而齊王地地名為淖齒數罪而懸之廟梁死毅封先生之墳以表齊國之賢齊王之首亦不若先生死後之士是敢援蠲論以為先生告云

貫珠論

余讀田單解衣淄老人之事而嘆齊王之弗能為善也雖貫珠有回善之言而王之疑單者不鮮也珠之教王下令曰寡人憂民飢而單食之寡人憂民寒而單衣之且名单而揖於庭口勞之仍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毅之已而丈夫之相與語者皆曰單之憂民王之教也吁此戰國君臣之所為也終於戰國之而已耳使王知卑賢開心布誠以國事委之單之善政即王善政也又何必爭其善為已出乎君之任臣猶坐

車人之任驥也。人與驥爭馳，則人驥俱困。君爭善於臣，是人驥俱困之愚也。吁，舜取諸人，以為善。管仲盡五子之能，以為能。是道也。貫珠弗能識也。自注曰：漢高祖以蕭相國取苑媚民為善，不歸主，即齊王之見也。後悔曰：我為桀紂主，相國為賢相，此則齊王之所無也。

毛遂上平原君書

設辭

璧辨於石，必卞和而可。驥別於駑，必伯樂而可。世無二子，玉以石委，驥以駑棄，而妄曰：天下無夜光之璧，十景之驥，豈非物之訕乎？遂處君之

門下三年矣，自以為璧投卞和之宮，驥處伯樂之廐。君之視遂也，曾無異於石與駑也。且反咎曰：遂無所有，是君之不責目，非卞樂而責璧，驥為石為駑也。君齒且老矣，目果眊矣乎？遂聞君之壯年，目已眊矣。公孫龍者，巧文之士。孔子高者，蹈道之君子也。君不從蹈道者，而從巧文者，故曰君之目眊也。久矣。君之目眊，遂之不幸也。今幸侍君南入楚，以文武備具者，在十九人之數，尺寸之效，萬一有助於君之末議，遂之獲璧。

於下宮驥於樂廐者其在是已乎

遂至楚為平原君定盟而歸君
自咎曰勝不復敢相天下士矣於
是遂為上客云

。或問夷門監者侯嬴

或問夷門監者比四豪之客為何人其不臣乎
天子不及乎諸侯如薛公之所敬上客者三人

公孫私言於秦昭者不然何公子之車騎虛左監者上車

不遜公子執轡而愈恭乎抱遺老人曰拂哉夷
門者刺刼之魁尔何上客之有哉觀其所舉可

以知矣枉公子車過市屠謁四十斤揮椎之夫
亦辱公子矣故曰夷門者刺刼之魁尔於戲矯
令奪兵於趙為功於魏不忠公子師不忠何以
為公子余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功
之色客說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
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吾以上客歸其人
而史不以名氏書惜哉

睢澤論

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

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戒必俟夫山東之
夫再三辨說而後謝病譬之突也觀局則明當
局則惟應候之退已合退於請藥賜死之時而
律死不退使非澤乘其日晏之勢吾固未知其
死所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睢於王而
攻睢於睢亦以睢可言撼而澤之言又足以寤
睢者故睢決於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睢不
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逐睢者逐我優游於
秦以封君令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非荀子談兵

君子慎言兵兵者陰謀之府詭道之門也兵非
陰謀而聚詭道而行欲以勝敵者無也以退為
退而非退也以與為與而非與也以虛為虛而
非虛也以危為危而非危也智有以掩之力有
以分之信有以疑之詐有以應之多方以誤之
百計以傾之故曰陰謀之府詭道之門也孔子
曰我戰必克而又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示人
以不學則懼陰謀之賊夫人子也先孔子而言

兵者有矣言其部曲行伍坐作進退之令耳未嘗用夫陰謀詭道以角勝負也自天下無義兵而兵角勝負必入於智數而後已入於智數則陰謀詭道勢有所必至而孫子之書不得不作也儒者不咎天下之有兵徒咎孫子之有書忍以管仲咎犯之陰取陽諱者傳之於世以教人則亦不究其勢矣故曰君子慎言兵言兵則置人以險矣導人以詐矣而啓人以不仁之具矣健哉荀子之談兵伸筆引舌至六七百言而

不衰吾孔子之所未敢言也嗚呼兵不祥器也用者不獲已也善乎孟子之言曰善戰服上刑孟子之言孔子意也而荀卿善言以逞焉孟子之所刑也戰國以來用兵者其有不出孫子之書乎人以為未足又附益其說為書者數十百家猶以為兵之變不盡其為書者未罄也悲夫兵之勢一至此歟吾不意荀卿孔孟之徒又欲以孔孟之不談者談之立其準曰湯武之仁義吾見其言愈繁而聽愈黷為陳囂輩之所咲侮

而不知也

木曰兵之法門大不仁之具也故聖人不言
兵先生此論使兵屬於孫則足之流而不使
屬於湯武亦伐國不問仁人意吁先生之意
厚矣哉

黃鷄子辯

吾嘗論戰國之士田子方段干木之次賴有魯
仲連耳魏王問天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連對
新垣衍不敢帝秦再拜連曰吾乃今知先生天

下士也二子之論天下之論也世猶以韓子此
連於黃鷄遂以連為魚愈於戰國點兒嘻鷄非
貶辭也鷄剛而捷者也傳曰見不善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懷利器之捷以擊不善者毋出黃鷄
已田巴者老雄也以詭辯傾稷下一日而服其
敵千人千人者未有黃鷄爾連一擊之巴為越
口易業終身不敢復卜是一鷄兼千人之利器
非剛且捷者能之乎故曰鷄非貶辭也其論連
獨称唐虞之賢正為誇唐虞毀唐虞湯武如巴

者發也不然韓子之為儒願為非唐虞者也
木曰此辯辯諸儒之所未辯非特為仲連辯
且為韓子辯也以鷓鴣為有為而言者可以
釋矣

奇既言

志天下之奇貪者必中天下之奇既傳曰聖人
甚既無過之利此語引得切當即吾所謂奇既也楚之
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售娠姬於考烈
王而生得文信售娠姬於莊襄王而生政文信

卒殺於政春申免於悍而殺於園

李李姬此豈之兒也

非天下之奇既足為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悍
非歇之娘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
烈耳

木曰常侍先生論史斷如斷獄貴以理適其
伏耳豈能一一吐於書也哉觀斷史者不可
不知

呂不韋復秦王書

天下事變突出於巧會而卒厄於難明者天理

之微人計之窮也窮必變、終不雪白也。二綱
或淪九法或數故勢必自雪則言不得而諱也。
臣相王已九年于茲四海將一天下將治而長
信之事覺毒王既誅長信侯矣殺其二子矣太
后遷於萑陽矣又將不利於臣徒以臣定策功
大許以罪免出就國臣抵河南囚首垢足謝賓
客游士日夜危厲不遑食寢今王又徙臣於蜀
賜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
號稱仲父勢必欲臣尋死轍長信侯夫魚將死

而沫鳥將死而哀臣雖將死其能不吻所沫不
鳴所哀乎臣本陽翟之大賈也悼黔首口病於
秦因有大志嘗從老師儒究觀天人之會柏翳
氏之歷二十有五代至子楚莊襄王名祚當斬玉吾
炎呂氏之出也非子楚後何以言之臣在趙時
子楚交余於質子甚昵臣進吾愛姬趙時王已
娠趙且三閱月王生邯鄲遂姓姬姓王實臣之
繼體也臣親於王如此雖稱吾仲父不過也王
生十有三年子楚沒臣擁王陟大位大一國事

盡聽於臣秦之公子不敢一睨而動舍人李斯
將軍蒙驁王齕公庶等不敢一掉舌而問也臣
功於王又如此封臣河南十萬戶亦不過也趙
子有生而沒其父者思父不置恨不識父眉面
隣父指他象告曰汝父也子為涕慟而拜歸奉
象而祠之君子不憫其愚憫其情之天至也王
識臣眉目諗矣臣雖死天至之情不念於王乎
王不念是趙子不如王不必尔王遷太后下令
諫者死齊客茅焦者諫王王為之下殿手接焦

謝過迺自駕虛左迺太后於雍復為母乎如

臣父子於王天下人知之惟王未知耳余昧死
自白王復以臣言質諸太后王不下詔白天下
改物於羸為炎呂氏而身駕以迎臣於蜀吾不

信也

時書奏為舍人斯所沈
王未報而不常飲醢死

木曰嘗侍先生談及文信侯事先生曰是書
雖余所託計不常之大俠安得不有是書乎
李斯輩忌之而匿無疑也故余補之

。責太子冊

此議論

先王築臺屋隗以招天下之賢者至而齊之仇以報此後王之所法也。卅報秦仇。不思先王而法嚴仲子。不亦陋甚哉。况荆人之拙於七事。又軼人之下。者也。樊將軍得罪亡入燕。卅既舍之不能比之卒。使軻函其首以為見秦之媒。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也。烏乎軻之負卅。不廷恤也。而負於期者。義士千載之痛也。喜走遼東。喜卅之父斬卅首以獻於秦。勢不得為父子。尚復誰咎耶。

王翦論

秦王取荆問李信。以為十萬可。問王翦。以為非六十萬不可。以翦為老使信。敗還。王嘗言翦強起之。翦執前議必六十萬。而可。余嘗疑翦智將也。必索六十萬。是翦聞力不聞智也。吁。此翦之智也。信輩不知也。秦兵之強。帶兵六十萬。翦使王空其國以委我。而後行。是翦以重而馭王之輕也。王之驕已殺矣。而必疑焉。故又陽請美田宅為子孫後計。有以解其疑。此翦之所以

為智而非信輩之所知也豈必六十萬而後可
耶不然前日滅趙亦翦也上將之師未聞如是
其衆也蘇古史不識其意從而為之辭闔哉

吊齊王建文

建齊之庸主也立四十年不受兵國富民阜其
毋太史氏之力也毋死群臣之賢者退建聽奸
人細客受秦間金而朝秦不修戰備不合五國
之從使秦得以滅五國而齊遂繼之烏乎雍門
司馬之諫非不力也即墨大夫之蓋非不白也

建皆不聽王貴粹入臨菑而民皆解體建遂降
秦餓死于共松栢之間不亦哀哉烏乎三晉大
夫鄢郢大夫與五國之諸侯皆切齒於秦而願
與齊從事從而合者易於儀秦之日而豪傑之
欲誅秦者千萬人一心也當是時使建能自絕
秦而力為後長齊可霸秦可亡矣豈太公丁公
之祚已盡而暴秦必俟赤帝子之誅歟讀松栢
之歌有足悲者設其辭以吊之曰

松兮栢兮吾不知其何客兮客兮客兮遂於

西而東於賊兮於乎太姥兮海化石兮王何
嗟不食兮

水德論

五德之運以相生言尚曰示曆禪之仁以相尅
言是示爭效之暴也衍一時謬談而諸儒千載
之襲其謬者可鄙也世無王者作有王者作衍
議之屏也必矣衍以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
削乎仁息和義為令於五德之數於是秦法益
急是衍之論非取勝之道趣滅之道耳烏乎趣
秦運之亡者非衍哉

或問張良狙擊

或問張良用狙擊即夷門監者之用朱推朱倖
成而狙擊者不成遂與荆軻之拙傳千載之嘆
謂良不智非歟抱遺老人曰力士操椎誤中副
車力士之拙也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訖不得
焉良之智孰愈乎或曰博浪沙中良豈在耶曰
力士之智即良智也盜殺武元衡取其顱骨而
去訖不可索豈盜之智耶導盜出沒者之智也

此事比
得是

非淳于越封建議

封建不得獨行郡縣不得不置天下所趨之勢
然也封建宗子枝輔以立州縣守令錯迭而居
此萬代無虞之制也淳于越又何必執古非今
言不能行而徒激李斯焚棄詩書之旣後之儒
者河東柳氏非封建武夷胡氏非郡縣非郡縣
者淳于之徒非封建者青臣周之徒歟皆非
古今通論也

木曰先生此論亦祖唐顏師古之議也

李斯論

趙高謀矯制事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
丞相事不成高請於斯既能以亡國之言絕
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侯之印返鄉里
有以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
斯善度事機相亥以與高共事必敗孰與搽其
矯書以達先誅高而與恬立蘇也即高未誅潛
以矯謀泄於蘇可不死恬之殺高机上肉尔

計不出此它日事皆決於高乃始上書言高罪
何及矣烏乎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
以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
穴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狡兔之樂斯真
心也哉

范增立懷王議

范增年七十不識隆準公而其事慄悍得賊者
其識裁已不及良平然而說梁立楚後則為天下
兵謀之首義良平輩不及也良非增議則橫陽

君之為韓後亦不得盡宗國之義矣及觀增相
羽面天下謀皆不及於初至於賊殺義帝使羽
犯天下之首惡以招劉季之兵名增不曉羽何
耶豈前日之說梁者芝南公道聽之議歟不然
何大義之開於前而蔽於後也

木曰增齒雖老而終無儒者之學楚後之立
蓋勦人之說耳先生此議深疑得是

譏項羽很羊

羽以次將殺上將軍宋義此弑義帝之漸也義

之令曰有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
斬之此正指羽也羽仇其言至於矯殺而伐之
此真狼羊之所為而已耳雖引兵渡河破秦軍
使諸侯將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戰勝而驕又犯
義之策武信君梁之必敗者也安得與寬大長
者爭天下之勝負哉况又輔以居勦悍戾之夫
范增猶之征奴馭犇馬疾鞭不止以速其仆吁
垓下之敗為已晚矣

木曰狼羊之論先儒未說到

悼高陽狂生文

高陽酈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
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好儒且善罵儒生於臨
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輟洗而
趨延之上座生為設計下陳晉下峽関取滎陽
據敖倉之粟其計皆嚮應生非狂者也然以陳
涉立六國之策立於漢王定天下之日取漢王
豎儒敗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吁使生終身
不狂、而克聖又豈八尺之軀為湯鼎之具哉

余悼之以辭曰

嗚呼生兮避秦於抱關兮避秦之坑嗚呼生
兮遭漢之傳舍兮坐齊之烹老將智兮六十
而更五更狂乎非狂乎吾將誅乎老生木曰
先生悼高陽生辭蓋為吳下潘老生純作也
生以掉長舌而遭頭足異處之既與狂生同
齒亦同之云

倏鹿對

中丞相趙高獻鹿於二世曰此馬也二世咲曰

丞相誤也朕目未眊謂鹿為馬問諸左右左右
嘿不敢對鹿在下咲曰君王何見之晚也秦自
祖龍失鹿已四十餘年陳涉起隴上首持鉞以
逐之陳人武臣率人數萬繼逐之沛人劉邦率
驪山之徒數十百逐之下相項梁又與兄子籍
率人八千逐齊人田儋趙人韓廣刻人徐嘉皆
欲擠角於是鹿者也而君王不寤而使丞相愚
為馬也君王何不以戮丞相斯者戮之而怒其
所蒙方且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

阿房棧閣為長林以轉輸天下之玉食為豐草
自謂可以終天年於二世傳位於百世萬世無
止也不知亡君之窟者南公已占於楚三戶而
射君之項者咸陽令之矢已入望夷之宮趙高
陽令閭樂君王之死不擇音矣何暇與丞相左
右辨馬不馬耶言訖明日難作二世乞身於咸
陽令曰願為一郡又不許願為萬戶侯不許願
與妻子為黔首卒不許而殺之以黔首尸埋苑
中樊帷之葬馬不知

木曰文雖涉戲而示儆則大可與三足牛猶
同鼠文並看

沛公論

利於小而害於大者素無圖天下之量者也儒
者嘗以議項羽與吳王渙吾不意漢王之圖天
下也亦利於小也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寶
貨婦女遂欲留居之其去諸將爭走府庫取金
帛者何遠哉諫以樊噲之言不聽非繼以張良
之言則霸上未肯猝還亦豈非山東匹夫之眼

寒而天下之量素魚也然則沛公以一匹夫而
爭天下於群盜之手非有諸傑之佐則亦不過
為鼠竊而王狗偷而帝耳何以芟夷群盜宰制
六合受秦璽符為天下共主哉

項籍論

孟子曰為天下斃民者桀與紂也籍亦為漢斃
者爾焉能與漢爭天下哉秦以死斃民民相與
仇秦而思其生民者主之此勢之所必至而豈
料籍之圖天下又一秦也哉籍長八尺餘力能

扛鼎八尺之軀徒為力所役耳而其慄悍猾賊
之性嗜殺如嗜食如起會稽即誘殺守者其後
籍殺宋義屠咸陽殘滅襄城殺秦降王子嬰斬
韓生廣陵毋甚至於殺義帝此真天下之桀項
也欲舉大事伯西楚以光項氏之世夫其可得
乎其亡也自為歌詩曰時不利騅不逝梁曰方
今亡秦時也為宗國報仇為民除不道於其時
可矣第籍所為不利於時耳時何有於不利籍
哉或曰籍雖好殺欲坑外黃而愧於舍人兒之

一言欲烹太公而悟於項伯之微諫使得一二賢佐籍亦可伯韓信曰籍之勇匹夫之勇耳籍之仁婦人之仁耳此為論籍之確者輔以伊尹太公之佐其能率桀紂為湯文武也哉。

或問韓信

或問蕭何稱韓信為國士無雙是漢之國士無踰信矣乎戰國稱國士為豫讓而議者猶或非之信果無忝於國士乎抱遺老人曰漢有國士二曰魯兩生而不為漢起又有國士一曰新成

董公間一出而漢不用無已則國士於信乎其俯出蹙下非無勇也不為匹夫之勇也寄食漂母非無能也不為治生之能也

本傳不能治生商賈故能

識項羽之勇非能勇仁非能仁背約王親愛而諸侯不平逐義帝所過殘戮而民不親附名為伯王實失天下心此國士之偉論也王誠能反其道使天下武勇無不用天下功臣無不服天下義士無不歸天下可傳檄而定此國士之宏畧也信稱國士亦何忝乎哉張良稱漢將獨韓

信可屬大事。大事非國士能任乎。他日國士無
負於漢而負國士者，漢也。雖然，致主於湯武而
收漢家勳，以此周召太公之徒。此天下士之能
也。非信國士之能也。收漢家勳比周召
太公太史公語也

○陵母論

天下必歸於漢而慄悍猾賊，天下之所共切齒
者也。以宋義范增輩老於智數，不能決楚之可
去與漢之可歸，而一老婦人能決之。王陵之母
是也。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以招陵。陵

使至，毋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長
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仗劍以死。送使者何其
賢且烈哉！然於陵則為有罪歸漢，不先為母地
而為籍所持，既死而又付諸鼎鑊，陵亦何以有
吾之膚髮哉！移其報母者報漢，卒從漢定天下
為漢相國。太后欲王諸呂，陵獨持正論於平勃
依阿之間，其去相權謝病以死，亦無負於漢矣。
無負於漢，是無負於母矣。然終天之痛，雖伊呂
之功何以哉！君子曰：謝病死，孰愈謝母以死。

木嘗侍先生論王陵事毋送陵使遂死毋之
義烈也陵報母死子之孝烈也惜陵於功成
名遂之後不以死謝母孝子終天之痛也故
君子曰謝病死孰愈謝母以死云

罵劉邦

設太公對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先王不為也况父出於天
而可以棄天而易天下乎舜為天子瞽瞍殺人
臯陶執之舜竊負而逃雖棄天下不計寧有無
法之國無寧有無父之國也汝以匹夫爭天下

智勇不加於楚今乘楚間挾五諸侯兵深入彭
城不聞善令弟收貨寶美人日夜置酒高會樂
矢石於衽席之中不知楚兵畏城已三匝天不
大振風汝且與諸侯之兵同填睢水數十萬中
幸脫過沛又不能庇其室家致吾顛沛陷楚軍
內汝之智勇俱困矣今楚致吾高俎上將鬻食
於衆汝不為吾崩五府頤曰幸分我一杯羹忍
哉汝邦何得此滅天之言於戲為人父者亦何
樂汝為子哉吾今決死矣吾殺而汝有天下吾

靈不滅上訴天帝尚聞天下諸侯矣之戮汝曰
大逆亡道劉邦也

木曰此段公案先儒不為三綱立論惟先生
友人龍孔陽有評及之而先生又為此設辭
援舜父以明天倫之重而項伯謂為天下者
不顧親其言不可同日訓已

或問帝王師

或問漢有帝王之師乎抱遺老人曰有新城董
鉅公是也

鉅公出田文傳樂鉅
公之尊老人之稱也

又問曰穀城軍

國之師廣武李左車亦黃石之次也穀城張良
事之廣武韓信師之獨新城間出洛陽以討賊
大義遮說漢王而漢王不能留漢王不且責也
蕭相國獨不能以參之舍蓋公者舍之乎誠使
相國得若人師之相國之開迹於漢者不必以
秦相府之圖書計籍為治也相國徒知東陵侯
卻平而不知新城鉅公也惜哉

紀信論

齊頃公危于鞏逢丑父與君易位而頃公免難

此非出於忠臣之誠不可以君令迫而得也漢
王在滎陽事本急矣紀信請乘王車出東門以
誑楚曰漢王降楚借之城東觀王得與數十
騎脫呀信非漢之丑父與丑父報義遇郤子之旌其
節以勸事君者而免死信於羽不免焚身之戮
死不死信豈計哉信知有君不知有身矣而丑
父之呼有倖生之心乃有愧於信者耶

木曰先生此文於二子心事銖兩不失此其
所以為史斷也

辯蠹解

蒯徹韓信之客也語多補於信乃訖不能挽信
於走狗之烹而佯狂為巫呼箕子佯狂為奴閔
宗國也蒯徹佯狂為巫閔知已也言不行計不
聽而不忍坐視其後禍付於無可柰何而極之
於狂也亦足悲夫吾讀徹論未嘗不智其決先
幾而又未嘗不義信之篤於不倍其主也以負
叛信者漢君相之過鍾室之及信始歎不用徹
言徹之忠於信者盡矣太史公謂徹驕淮陰而

淮陰取亡淮陰重遠徹言慎負於漢耳豈因之以騎乎世又以徹善為長短說論權變為八十一首目為辯士之蠹徹與安期生輩干羽而卒不受羽對復不事漢不為漢僂辱蓋輕世肆志如魯連子之流者與吾未敢以辯士目之

建都言

齊人婁敬請帝都關中帝問群臣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上決諸張良曰洛陽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湖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雖然此以形便勢利言而又有馮德恃義者焉臣聞國之上守在人心而下守在城郭之固河山之險也恃地利而德義不脩德義不脩則人心不固人心不固雖左洞庭右彭蠡不能固三苗之宅左河濟右秦華南伊闕北羊腸不能保夏桀之屋故曰恃險

而德不脩。舟中皆敵國也。今陛下都關中。以守險。付山河。而以保固。付人心。人以之固。不在家誓。而戶誥。願陛下德之脩。不脩何如耳。惟陛下不以金城天府為可恃。而以舟中敵國為可戒。則二世而亡。秦者不亡。而數百年而王周者可致也。已。

陳平論

立意不肯

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自管子有是言。而知已之恩。殆與父吾者同也。魏無知之

於陳平。實有難於鮑叔。平有才而亡行者也。何以當沛公之嫚罵哉。非無知力於舉才。則平何以望戶牖侯之封於漢乎。舜封之際。平不歸功於無知。平為不仁矣。烏乎以其忍為雲夢。以陷寮友無知。亦豈有望於平哉。推功於無知。而後平得不背本之稱於漢。此一事也。實足以蓋寬息薄義之行云。

曹叅論

主意會蓋公

漢相求師問道者。尠矣。曹叅治齊。獨有志於求

師其至齊也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使稷下諸子有一真儒出於蓋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卑於管晏而諸儒集者百數言人人殊向無以師參者乃使之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屋所避之舍用其言齊亦理而參稱賢相它日治漢遂使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於苟簡而二帝三王之制不可復於漢者漢相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叔孫通論

魯兩生譏通事于王背面諛以取親貴則知通亦五季長樂老之偽耳其能增損秦儀與漢初律令同錄使拔劍擊柱之徒抑首就約束無敢譁而失禮者亦為能蕭曹之所不能已於通尚何責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獨惜文景之際於其時可矣兩儒者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猶未罷賈生晁錯之徒父不能指通之指所不致如兩生者制漢文典為一王法此則君子之遺憾也於通果何責

薛公論

薛公料敵何其神也。布果出下計而敗，楚有此故，侯故楚而布不能禮為軍師，布不知人之過也。政由吳楚舉大事而不用劇孟，知其無能為已。呼布不足責，項氏世將亦未之知也。

四老人辯

見古樂府註云

或問陳平不斬樊噲

或問陳平不奉詔斬噲，蓋能以義制命，亦可以贖偽遊禽信之罪者歟。抱遺老人曰：平不辯噲之讒，傾軼策馳，傳載勃以斬噲，豈知以義制命者耶？其不斬噲，以噲呂后弟類之夫，帝駕將晏，漢牝將鳴矣。不斬噲者，慮忤后，尔豈知以義制命者耶？

周昌論

高帝有疑於盈，而以如意為類，已此太子之欲

易也言既出如意無生理矣縱托以蕭曹重臣不能為其母子地况騎項之人乎趙堯之策妄帝尔意在代昌而昌陷其計徒以貴強受托相趙吁昌果何以為如意地耶高帝死戚氏已在彘類矣當戚氏衣赭時昌於如意惟有竊負而逃否則與偕死為漢肥義亦可尔雖拒詔至三反后一怒即至如意鴆而戚氏彘昌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

或問酈寄賣友

寄似字况

或問寄為賣友班史已辯先儒楊氏又以寄劫而後從功不足以贖罪其說何如抱遺老人曰此况所以為賣友非也漢之賣友則有其人或問為誰曰酈侯戶牖侯是也雲夢之偽鍾室之給媒致淮陰以寬死二子賣友君子忍之况之賣祿非出於素心而出於平勃之劫其父也則非二子比已况之賣友其名可辭

木曰賣友之款翻在何平而寄罪以出此先生史斷出人入人之公雖地下無不伏也

○朱虛侯論章

脫大臣之馱而起諸呂之權者張辟良之孫彊也

大臣依之而誅諸呂者朱虛侯也辟強罪當誅

而朱虛之功當封不在平勃下也文帝論功益

戶有差而朱虛不加恩何耶以立齊王之嫌而

絀之也吁帝亦不廣矣越二年有司請立諸侯

王章始與河間濟北為城陽王帝負其功而章

不快快章之德也夫

○或問陳平決獄錢穀之對

或問陳平決獄錢穀之對抱遺老人曰此平禦

言尔宰相於天下事無不知况於獄數係人命

金穀之數係國命廷尉內史其職主也而一歲

生殺出納之數上計冢宰者獨可不知乎使帝

問天下戶口阨塞之數平又將孰推乎平所學

黃老術戰國之縱橫說尔其陳相職於帝者平

果能之否乎亦不過勦言以妄帝尔帝以其言

為善而勃又慚其言曰免位而去平遂專相以

為德也君子哂之

讀文帝南越王佗書

甚矣言之不可以已也矧王言之大乎余讀漢文帝賜佗書悃悃乎瀝瀝乎不忍脫去其口烏乎其仁之隱義之厚也側室皇帝以是感之老大臣佗以是謝之化狂僭為抑畏移諄嫠為訟咎雖隆慮周百萬之師橫行南粵其効未必如是之捷也故余讀西京之文必讀文帝書而呂相絕秦之書為不足誦

木嘗侍先生讀文帝書問先生此書豈文帝

自作耶抑有代言者耶先生曰帝之謚文者以此書尔先儒謂詔詞皆文帝肝膈語則此書之悃款亦出於親譔無疑後來相如諭蜀文則襲帝而作者

讀晉生治安策

余讀賈生文至治安策凡五千七百有餘言讀之疊、唯恐其語終不知其煩也其為文帝規畫治躰圖謀遠慮大抵害陳而利以見首言可痛哭者諸侯王之必危必亂此肺腑之害次言

可流涕者囚奴之上下倒懸此四肢之害又次
言可長太息者服制亡等剽效矯偽無行義此
外膚之害大臣事簿書期會而無移風易俗之
道推極於秦滅四維而亡此又心害必定經制
而有所持循太子之教必有其素輔翼者必有
其具推極於胡亥之亡教殺人此又繼躰之害
故人主安危之積在取舍之定以湯武之仁義
禮樂與秦之法令刑罰較其明効大驗此取舍
辯也末及躰貌大臣推極於豫讓之抗節報主

父兄之臣死宗廟法度之臣死社稷輔翼之臣

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

自註曰誼立此死即

之例實為漢家大開以此立教後世猶有為厲

孔光張禹之徒秦其節以亡劉氏之國者廣耻行禮義之所致此又取舍定之明効大驗

也其先後輕重成敗得失有本有末至切至著

雖使兩生復起不易其言方之後日晁董諸子

言非事實迂而少迫也煩而寡要也豈不為西

京策臣之冠乎其文氣筆力吾未暇論獨惜文

帝有臣如誼乃為絳灌不學之徒以紛亂短之

屈為長沙梁王傳而出在梁猶上淮陽代疏憂
不忘君數歲之後見其言之驗而誼亦死矣烏
乎豈天未欲禮樂治漢天下也耶

吊賈太傅文

吁嗟大夫兮洛產之材洛產用楚產語天既材之以產

兮豈掩草萊帝辟子以博通兮歲起之至大中

歛以適音適而置兮嗟孰罪其餘江帝改聽以信

娼兮娼兮以齒之卑去之長沙兮敬吊楚纍服

告予以當逝兮曾慙蒯平何疑叶宣室再召兮

迺記鬼幽終於不遇誓改秦索兮述我漢經此誼不志

靈脩之玄默兮又何嗁嗁於未能烈日必焚兮

刃必以割彼體解之骸兮豈微芒之可慙作礪

封國亡制兮指大而股老而與反上弗威兮鼠嘯

而虎國人不以為憂兮今之政者殆而墜靈脩

如弗及兮又踰河而去之妙自不在強用氣力已矣乎國

其不我知兮吾憂國而不忘賴先言之有徵兮

崛吳楚之合從叶嶽見得梁山崩兮河水漂哀

若人兮不可招此以服之臆兮離形以自超曰

吾累之未遺兮。羗爽然其意銷。

只就服賦結底亦太史公意

木曰先生吊賈太傅文僅二百餘言而太傅之出處得喪去就死生皆備見焉然其辭不脫乎楚聲此其難也尚論古辭豈在韓子田橫文下

史義拾遺上卷終

史義拾遺卷下

元赤城令會稽鐵崖楊維禎撰

明黃州守巴蜀後學任轍校

。或問蕭何周勃

或問蕭何周勃之賢相皆下廷尉為二帝盛德之累抱遺老人曰文帝無累也勃在絳被甲又令家人毋持兵雖無反心而有反具告勃者疑不妄也帝於法不得免其逮治然即以太后言解其無罪持使節赦勃復爵邑帝德愈彰矣高

相以何請苑為自媚於民而械繫之淺中之見也微王衛尉之諫則何不赦高帝豈賢於文帝哉

殺薄昭議

李德裕之議忍文帝之殺也司馬公之議與文帝之殺也程子之議又以二論皆非裁以法主於義、行於權先王之制有八議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三說何從予謂程議亦本於後來田叔能全帝恩於梁王而太后始為飲食者而

有此論也余謂梁王於帝同母弟也其怵於邪

臣勝詭者公孫勝勝詭已伏誅梁王可無恙昭

於義必有當誅而不可宥甚於陰刺議臣者考

也文帝仁明之主張釋之輩明法之臣豈有暗

於義法而峻殺一國舅者乎帝之由代入國昭

功居先至掌兵為大將軍則其恃恩私以奸國

紀而在必誅之法可知矣豈有以忿爭殺使者

破程而文帝堅於必誅太后不以為解廷臣不

以為諍也耶善乎魏文之議千古無易舅后之家但當

養之以息不當假之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
不害也此議文帝之始不妨開也

馮唐善諫

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譎諫有激諫唐言頗牧於文帝其得激諫之効與魏尚在雲中坐上功首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讒而罪李牧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尚雲中守老人之言何其應之捷哉故曰激諫之効

議文帝不相廣國

文帝欲相廣國恐天下以私廣國卒不相議者以文帝不能以至公處已廣國果賢雖親不廢可也余謂禮有避嫌法有避私者戚黨為最薄將軍以假借權力不免其身使廣國在位恂謹退抑懼蹈昭轍也則必不能如申屠嘉之治帝旁美臣矣廣國果賢即帝相之亦必不就就則吾知廣國之非賢矣

議文帝短喪

議者以文帝溺小仁廢大禮為有罪於天下後世余曰文帝使博士諸生依據六經作玉制其

於喪祭之禮昭矣。夫至遺詔短喪特謙德自損之言。又為時之厚葬破業重服傷生者。矯其過而設也。初非著為令甲使天下後世準以為法。世無孝子慈孫。輒援為前典。孝子之罪也。於文帝何尤。

○木嘗侍先生講此曰。如高帝之病不肯迎鑿。曰吾命在天。雖扁鵲何益。訖罷鑿在高帝之言則可。其在子孫則不可。後人遂欲以高帝之言廢尊藥之孝。此大不可。

忠烏賦

悼侍御史大夫吳錕也

錯號智囊而不能保其軀何也。錯之智豈不知口讓多怨耶。錯患諸侯王強大不可制。即賈誼之憂於帝者。故請削地以尊天子。安宗廟。所謂萬世利者是也。七國反以誅錯為名。帝又信讒於袁盎。故錯斬東市。世不悲其智而哀其忠。良史如太史公。猶以史古亂常。取亡其軀。病錯也。烏乎錯志。

不白矣故予為錯賦忠鳥鳥鳴鬼雀
以其鳴告凶咎也異乎飛駁之鳥專
媚人以喜兆而驕人於覆亡者予以
錯比鳥而盜則為駁耳其辭曰

瞻高臺之巍兮官執法之大夫栢蒼其正
色兮惟鳥焉乎是居嗟尔鳥乎孰辨雌與雄豈
直反哺兮尔曰告凶哺名尔孝兮凶称是忠胡
主人之弗答兮昧休咎之明徵反傷以作忠兮
漢忠以為病彎射日之勁兮兮殪吾灵曰鬼鳥

杜忠告之利嚼米搖尾乎畢逋豈不知口語之
招尤兮寧弋死而不悔也抑哺毋以將雛兮寧
鬼鳥之鬼餒也錯父知禍先死其母彼飛駁之
附久兮異吾性之峭貞紛屬耳其植兮不啻朝
陽之鳳鳴鳥既忠斃兮駁亦以佞屠盜進說梁
王然盡使嗟烈士之殉忠兮固異乎怵迫之小
刺密殺盜夫

周亞夫論 勃弟也

功臣保於上者為難而善於自保者尤難絳侯

以功臣有驕主色袁盎言之而不去或人有言
之而勃始自危歸相印平奔而勃又陟相位帝
以就國全之而猶不免廷尉之建烏乎亞夫可
以鑒矣况當刻薄任數之主乎徐廬之議不用
即謝病去君子賢之而猶有鞅、為上所嫌大
戲不箸之名警之者至矣又不能為高蹈遠引
之舉且縱其子盜買尚方甲楯此與絳侯被甲
執兵者何以異禍烏得而不及乎卒廷尉不食
死以符許負氏之言烏乎悲夫

或問董仲舒

或問漢稱董子為純儒而董子不入儒林傳何
也抱遺老人曰董子未得為純儒也儒林不入
有以哉迹其言曰質樸之謂性人欲之謂情異
乎孔孟之言情性也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
者反是異乎易之言陰陽也以陽為生育陰為
不用天道專任德而不任刑異乎聖人之言德
刑也以機祥言王道之終事異乎孟子之言王
道也蓋其學出於公羊春秋大抵溺於災異之

說其災異書雖其弟子以為大愚玉杯蓄露清
明竹林之屬凡十餘萬言亦未能盡了吾聖經
之旨當秦滅學之後獨能下帷發憤以著書為
事其博物洽聞通達古今言亦有補於世矣而
謂之漢純儒吾未之許要其學類劉向故向稱
為王佐之才伊呂不加至其子歆非之許仲舒
為群儒首予謂漢儒首賈生使生終年如仲舒
純儒不在仲舒也

或問淮南王安

或問淮南王安再亡國班史以為荆楚剽輕好
作亂其俗使然者雖安有不免耶老人曰居下
必濕履滿必傾安父子蹈亡國之行而淮南之
國遂除為郡司論者尚欲以地俗文之何也豈
閔安之好文喜客善撫百姓流聲譽賢於其先
之驕蹇不法者耶然其所聚客至千人多方術
之流則其所養非賢可知已其所師者伍被則
是以刑其軀而亡其國矣於乎安親羅父難而
又躬自蹈之其父子薦亡

薦讀

日祥者自取之也又

何地俗之咎耶君子不悼尺布斗粟之謠於淮

民也。而悼悼子之疏不聽於封國之始也。初文帝封

厲王子安為列侯賈誼知其必王上疏曰淮南王悖逆天下無不劫今又尊奉罪人子子豈忘其父哉子之眾積之財所謂餒賊兵為虎翼者也

廣陸玩客祝柱辭

晉咸康時丞相王導太尉郗鑒司空

庾亮相繼薨謝朝野咸傷三良既沒

國家於瘁以陸玩為侍中司空既拜

有客索酒洗柱石祝曰當今之柱以

汝為柱石莫傾人棟梁玩曰自曰以

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玩終不謝

位薦進賢者致晉政日衰客復扣柱

責之辭曰

夫大厦之所以崇嚴闕壯至數百年而不惧者

賴良柱石耳故柱材之選自古為難秦不材焦

茅越于材斯高而秦厦覆漢不材黨人材卓操

而漢厦覆矣不材萬或樓玄材岑昏而吳厦又

覆今晉之厦岌岌乎壓矣不材者去則有材者

至假朽腐蒙堅良不誤大厦之瓦賴哉今闕吾
厦者胡蜀二寇也二寇不攘晉室不寧大江不
能禦蘇峻沔水其能禦石虎哉尔柱短力腐材
喆窳偷息方且蔽賢寵頑剖符者無功沈命者
無罪吾惧岩廊之下尋有土崩之勢柰何迨者
星孛太微尔柱宜急遜位以避天殃以讓賢路
毋俟廢斥求為匹夫不可得也敬言之至矣

演章華對

陳禎明元年上内荒日甚未嘗總百官聽政特

臨軒拜二妃

張

及通及驃騎將軍蕭磨訶妻狎

客宣淫老臣結舌國之亡無日矣時大市令章

華上疏極諫上大怒斬華於東市問曰復有言

乎華曰臣與臣僕異姓不若蚤從地下龍逢比

干臣死矣尚幸容一言以死陳殺大夫泄冶春

秋書為亡國喪身之本臣亦願後春秋書曰陳

殺直言臣大市令章華以彰示後世殺諫臣而

國從之者臣死有餘榮

春秋書國殺治罪累上也書治以官不失官守

也更剔臣目縣景陽門見麋鹿游結綺二妃從

登檻車陛下亦悔曰吾何顏面見章華也言訖就戮明年春隋主敕陳殺直言之惡

語見伐執陳詔

其君于井及斬張麗華抱遺老人曰華之言豈非春秋之言哉人咎華職非諫諍危言以自取斧礮吁古者諫無官執藝者得言况食君祿者乎華豈不知死有斧礮哉輕死於一毛者殉忠義耳義士惜楚莊王不能封冶墳余將謁華墓一醜焉

全是太史公知末句有餘味者始可與言古文矣

萬寶常贊

萬寶常隋樂工也妙達鍾律當開皇之日聽太常樂泫然曰天下不久將盡乎聞者皆訝至大業末而言卒驗常何聽於樂也如是以其聲之淫厲而哀也惟淫喪恥惟厲喪仁惟哀喪和三喪備而國欲不喪得乎季扎聽樂於魯歷言帝王諸國起止治亂得喪如燭照鑑辨扎之聰又何至耶嘻扎吾不得而見矣若常者亦豈多見耶作萬寶常贊曰

聲闕政吾未信於常言契若印大師言樂有

覺惟聲之焦政之索

設唐太宗責長孫無忌

宋徽五年冬十月高宗立武昭儀為后后囚王氏后蕭氏妃於別院斷其手足內諸酒甕死是夕無忌夢為吳王恪械送至萬年殿所見太宗太宗數之曰朕素以雉伎不任社稷事將令恪嗣歷服汝特不可豈不以甥作天子舅為元臣求保富貴以及後人而不知雉不愈於恪汝亦不免薄昭之厄也吾悟李淳風言出武才人未

髮為尼豈料稚子悖繆行同聚麀以武尼復入言闈遂篡后位逼后人彘以死它日大篡唐天下使吾氏子孫幾無遺類汝當武尼之入也曾無一言諫沮業且廢后汝以寵姬受昭儀拜子三人俱受朝散大夫及受金寶繒錦數十輛是塞汝之吃不得吐語矣李義甫叩闕一表許敬宗趙拜中書侍郎汝又不諫黜於是衛尉崔義玄御史大夫之黨成而汝立危地汝猶不悟內殿集議遂良以死諫韓瑗以泣諫汝不敢出一言烏乎王氏

廢武氏立汝且率百官朝之曾不思異時何施
面目以見我汝為雉元舅而忍陷唐天下汝罪
擢髮奚數哉無忌泣血謝曰某罪萬死以上又
顧下氏婦及高陽公主吳王恪曰人屍自取之
高陽反當誅恪何罪焉何罪焉我欲立恪汝因
忌之而遂誣恪死獄汝以吾宗社為無靈乎汝
當殺於黔州族屬竄於嶺水且未編為汝云

時罵无忌曰汝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
當族汝不及應在顯應四年秋七月與柳爽歸
家鞏族流嶺南

抱遺老人曰唐革為周世責喪邦一言於李
勣時禍之根胚矣雖使勣無言武得已於立
乎拔禍根者當在髡尼長髮之時根不拔而
枝葉已布殿下徠不撲殺幸矣此唐大臣暗
於不謹始之罪而太尉元舅為可責也於乎
盟之禍唐也其果天数乎抑亦人事乎

唐刺客志 補文

曹王子俊刺客見太子承乾刺客相與論優劣
承乾刺客曰吾受太子旨刺東宮詹事于志寧

吾見其寢苦塊中潛身而還寧違太子命不忍
殺孝子殺孝子不祥余豈軻政之死悻悻者比
哉子能孰愈我俊刺客曰聞哉子之術也子知
詹事賢當辭於未往既往而見其人苦塊以免
萬一遇諸苦塊之外不殺賢詹事乎吾主曹王
明賊后以為太子黨賢安置黔州向都督謝祐
希后旨逼殺吾主天下銜其冤余入祐所提其
首付吾嗣君俊漆之為穢器題曰毋效讒臣謝
祐天下之情快嗣君之冤雪方以子功孰為愈

紇干曰吾不汝及矣俊刺客復出百金七示紇

干曰吾視唐牝賊廢嗣聖君矣立武七廟矣大

殺李氏族屬矣草唐為周矣賢如斐炎劉仁軌

魏元忠之徒其降心而北面雖柳州司馬李敬業

以匡復為心旬日聚勝兵十餘萬而賊不能討

韓霍魯越江都范陽琅琊諸王亦各起義兵而

賊又不能討余幸未死誓以三寸鋒取是賊于

紫宸黔幄中獻馘于高宗太宗之廟吾豈得以

翮豹之傳書也子能從我乎卜日行是夕斃忠

憤君子至今習其讀而扼腕云

罵桀犬文

唐監軍御史魏元忠奴事女主出策
擊李敬業真桀犬耳駱賓王既為敬
業檄州縣余復為敬業罵桀犬

嗚呼來汝桀犬汝固成均弟子也唐家臣僕也
獨忘教於名義忘國於舊主乎唐妖牝擅廢先
帝改物天下五尺童子稍知義分不肯比面焉
汝忍於搖尾希覲其息澤李司馬為天下討賊

也汝又獻策於牝黨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汝
以妖牝興為天下安乎天下危乎悖矣哉汝犬
之無知有如此者當是時使司馬敬業即用思

溫魏之謀乘神人之共憤行春秋之大義挾我

大衆直指河洛山東豪傑群起而應之擁勝兵

十萬奉文明帝主睿宗入正軋元播告百官復

子明辟取一牝鳥及嗣承思三兩雄雖如勁猶

取鼠雖鈐衛大將有韓白之鋒不足當我汝策

大攻夫復何施汝且當與盟共鬻於三軍百姓

而亦奚暇有食餘以獻高祖太宗之廟乎烏乎
女不擇主而嫁非貞女臣不擇主而仕非貞臣
勢且至功高取忌威震取猜異日兔死狗烹吾
亦哀汝犬不得死牀下死且謚曰繆奈何後
忠與即萬頃皆陷死地曲救之及為相惟與時
俯仰中外失望宗楚客嘗以十罪責之景龍時
宗楚客誣以及謀請夷三族制不許貶務州尉
至涪陵道卒

補王求禮闈懷義疏

臣竊聞諸道路僧懷義陛下之辟陽侯也陛下
果交懷義於髡尼之時尚為不可矧今欲交懷

義於為天子時其可乎今懷義出入宮掖得乘
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之又多聚亡賴惡少度
為其徒從衡犯法無所顧忌御史馮思勗言之
懷義遇諸道輒令從者曳下馬歐之幾死陛下
以一慾之不制而遂縱懷義陵蔑祖宗之法至
於如此懷義在白馬素無公翰之思肉橐衣棺
亡命逋逝之藪尔陛下欲其入官乃以為多有
巧思可備明堂營繕事夫明堂在太宗高宗時
歷鴻生碩士之議皆以制度不法遂弃不為陛

下乃毀乾元正殿而為之其不法甚矣陛下非
為作明堂也意在進近懷義而已耳陛下下
之勤而勞天下之役數十萬人費天下之財數
十萬計天下其謂陛下何臣願執懷義先下蚕
室然後得進庶懷義獲備將作之材而陛下免
宮闈濁亂之臭不然天下之口不可掩天下之
憤不可遏萬夫爭奮起為陛下推殺辟陽如殺
私讐矣陛下何施容面立兩間為萬姓主哉

擬斬傳游藝檄

假托於夷狄非真吐蕃有此舉也

唐文明七年秋九月吐蕃酋主會突厥十姓遣
主將欽陵持檄入中國播告唐諸王宗威百官
百姓將討唐賊未報又輒傳檄斬傳游藝曰武
氏壘以妖牝乘陽自漢呂雉來實又中國非常
之變傳游藝者唐臣子侍御史也官居執法身
任擊邪乃上表請壘改唐曰周賜吾嗣皇誣祖
宗而姓武氏使壘躋地越天抗周代曰滅去宗
社廢除國姓罪孰大焉烏乎先王伐罪莫大無
君春秋誅惡必嚴其黨武壘萬世之唐賊游藝

萬世之賊師墨惡貫盈續議天討其先梟首游
藝天津市上以明示中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
以勸進賊者其有所戒檄到如前凡我忠義急
急如律令

木曰時諸王宗戚盡為后屠戮而大臣公卿
刺史即將並無撥亂之舉先生此文以春秋
討賊之義無所寄而寄於吐蕃亦孔子不如
諸夏之亡之意也

王明日先生此文託諸夷者亦曰突厥嘿徹

移書數周室且有世受李氏恩吾將輔立唐
孤之言故託之耳豈非官失而求之四夷者
乎悲夫

兩跋辭可稱敵手摹

假三足牛對

周武氏大足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蘇味道
輩上表稱瑞侍御史王求禮獨颺言於廷曰凡
物反常為妖三足牛者出於今日豈非味道輩
鼎足非人政教不行之象乎其為妖也大矣味
道謝牛曰牛妖小耳而有大于吾牛者吾聞天

上有三鳥雄未聞有牝者今牝者乘雄非妖之
大於吾牛者乎太后聞之怒曰汝三足為妖吾
三足亦為妖乎依前表書諸史為瑞吾貸若臯

○宗璟失擊張昌宗論

疾鷹擊鳥勁猫擊鼠擊奸者似之臨機急決豈
得頃刻緩乎張昌宗幸敗於謀異又幸太后付
璟鞠之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奏上而太后不許
且救璟使隴蜀璟以故事不行復奏昌宗大逆
無自首理楊再思宣勅退璟以死爭不去太

后不得已而可之此真挽萬牛之力也昌宗隨
璟至臺是時也當如李昭德之撲王慶之耳目
流血腦且碎矣璟乃徐以事狀庭按宜其按未
畢而勅已下矣吁恨不腦裂小子使無五王天
津南市之梟千載而下豈勝扼腕

五王失討唐賊辯

聖殺姊韓國屠兄惟良聚鹿嗣皇人彘主母黜
廢中宗誅粗唐宗室大臣其惡衆矣其鳩毋弒
君則為大逆此春秋之必誅而無宥人、得而

討之者也。五王舉兵號討武氏之亂，執賊於小
嬖而不執賊於老牝，何也？或曰：予不讐毋余讀
穀梁子於魯姜氏與聞乎弑，而推春秋之法曰：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
乎天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天絕人
絕，春秋不得不絕也。絕之則子無認母之理矣。
而况墨也？弑主篡唐，使唐無君者二十有一年。
其絕於春秋也甚於姜矣。五王為唐討賊，當奉
高宗木主入紫宸殿，馘墨以獻于高祖太宗之
廟，以謝天下神人之所共憤，以示萬世牝主禍
亂之戒也。今乃遺賊不討，又使得受顯冊稱大
聖皇帝，而殘孽三思又不隨二張以同梟異日
卒受反噬之禍。大臣無春秋之學，至於如此時
罪人，迁上陽，大臣有送別涕慟者。姚元之自以
為盡人臣之義，烏乎尚敢以春秋之缺鉞望之
也哉。

自註墨弑君事具於駱賓王檄中，蓋高宗之
崩不崩於眩疾而崩於鴆也。后怒秦之時，弑
君之事已見，賓王實錄而史氏以右而諱之。
此事只消理推諸人，攷究未到，况賓王已

有案

安國寺攸志

唐元宗大極元年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有相者謁竇相國之門曰相國面有刑厄請亟
解官棄妻孥絕賓客攸隱于浮屠氏可免懷貞
懼於是辭相位為安國寺攸請於上上聽之尋
有左僕射之命則又起應命相者聞而嘆曰竇
僕射無死所矣又招之曰僕射嘗以余言警禍
而棄官今又貪官而售禍何也豈非利祿之心

難制而刑戮之誠易忘明年此時禍自太平官
至矣懷貞謀於妻子曰汝餓死為浮屠鬼孰為
與刑死為榮達鬼遂卻相者招越明年秋七月
虔化門宣勅召懷貞逃溝中自縊死上命僂其
尸磔于天津市上與蕭至忠同抱遺老人曰誠
使竇僕射能蛇去軒冕終為浮屠攸虔化門之
刃能嚮解其軀乎決性命易一僕射以符相者
占哀哉至忠之誅也初蔣欽緒亦警之曰蕭郎
可戒非分妄求不則九代卿族一舉而滅矣欽

緒之言亦傲之至而至忠不寤訖符其言若著
蔡鳥乎相者占人以數欽緒占人以理

跛男子辯

或曰婁師德之跛非真跛也託塞翁之髀以為
避世計也既仕以跛名不可諱故在朝作蹇步
而其取田舍夫之罵白水澗之捷跛者能之乎
余曰非也婁公之賴以避既者在犯不較反鋒
養晦使人不得而窺其際也跛非所託故其授
於弟者有唾乾之教余讀其辭而嘆其哲人處

世之法至於如此世道之去古也遠矣雖然史
稱師德寬厚而清慎惟寬厚也於人必存恩惟
清慎也於我可無過則亦何取唾於人也乎然
又有辯五代長樂老與時浮沉其為術也諧之
以迎合濟之以滑稽貌似漢長者心則鄉之原
也故歷五朝取高位與厚祿而無有憎而唾之
者其術優矣然後世在人正士讀其傳輒唾其
名則其遺辱也莫大焉婁公古之德人也不幸
仕牝主之朝能薦進鉅才秋仁傑也以撥亂反正身

居將相於羅織炎火之際凡四十年以功名終
律之於道免禍於危世者同而免議於君子者
異矣

此篇不是破男子辯自是長
樂老議五代馮道論亦已到

帝處士責文

中宗神龍二年

處士帝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將傾危
國家上大怒命斬之余責之曰士之末仕者號
處士與處女未嫁之號同處士何故輒出豫人
家國事骨取人鉗斧可為狂士取僂之戒何處

士之有或難之曰一時不士如李俊宋之遜輩
其畔名義奴事權門列在五狗不自以為恥月
將不吝一死出言其德於自刎比干廟者之後

周璟

不以為悖則亦發於忠憤之正宋璟力揀

其人曰欲殺月將請先斬璟御史大夫蘇珣大
理卿尹思貞又皆合辭揀之則處士固有重名
諸公間豈得以狂目之哉曰此處士之可責也
處士負重名而所就如此使上有殺諫臣之名
不在諸臣而在處士此璟輩之所惜而不得不

抹也月將視處士之例獨不得為武攸緒處士
嵩山乎招之不徠也徠而復逝也權門雖有千
尺之斧萬丈之鉗能及處士之顙與頸也乎

吉頊論

韋周復唐開其端者李昭德也

九年諫相武承嗣悟其幾者狄仁

傑也相其成者吉頊也收其功者五王也同激

於不平同出於至誠初無所假以私其所售也而

論者不多頊功謂其教二張之術初不為

國頊於此議有辭矣頊為二張得通太后左右近地其諫

沮也易以迴其激請也易以行在廷大臣有不

及者故以長保富貴撼其心而速其一言也初

非二子求術於頊而頊假此以教之也二子言

焉太后聽焉廬陵遂反行在承嗣遂發病而卒

頊之計行而昭德仁傑之夙心俱遂吁頊之功

其可少也哉其可少也哉他日辭關以泥水相

爭之喻諫諸武之封王又狄國老之言未及者

也

鄭愔論

世稱奸人多淚吾觀鄭愔而始信愔諂事二張
亡入東都謁三思為三思大哭甚哀吾不知其
涕何從也既而又為大哭此奸人捍闔之術烏
乎五王之無葬地愔為之也三思特庖之祝鬻
耳豈料天遺孽物翼之而奮登樓之計一行五
王政權一日而罷大阿倒持復在武氏大王得
愔之喜豈不為三思賀耶當是時也羽林之部
兵未散也人心之公憤未替也收合餘眾剷除
兇殘豈曰事勢已去而遂不可為也耶愔起告

密五王束手就貶未幾授首矯制之殺竹槎之
慘野葛之毒其死有不忍言者前日之肉視者
反為所噬如此吁養虎遺害吾於愔乎何誅二
張餘黨亦不窮捕其養害者不知其扇之幾矣
吾於愔乎何誅

愔不足論包感慨耳

王忠嗣喻高力士書

天寶六載忠嗣以董延光石保城之
敗歸罪忠嗣貶漢陽兵柄雖已敘而
終慮祿山必反馳書喻驃騎大將軍

高力士曰

將軍以佐命元臣受今皇帝恩亦云久矣太子呼將軍為兄諸王呼將軍為翁駙馬輩直謂將軍為翁父士大夫司文墨議論者無有譏病將軍者將軍何以得此於人哉良由將軍恭謹素亡過差有功不伐有權不倚為天子所親任在朝者往、因將軍以取將相門生故吏不可枚舉願為將軍用者豈無其人神堯之國必傾於阿榮無疑者反狀雖未具反勢日長矣反根日

固矣李丞相林甫妬賢害忠排抑勝已者不能為天子去賊楊金吾到且與之結為兄弟開禁

闈以延盜以醒其姊弟吾不意楊司戶

光琰環父欲

入浮屠以避武氏之乱而又為國生此甌水致十年仇儂使與九尾同穴謂之痛憤入骨矣當其辱外舍時君王不忍借一席地死之吉法曹溫之議悔不可及九齡已死今豈無九齡為宗社憂者而將軍獨不為之憂乎將軍決機制變制於其小則塞流去燒去聲易為力也制於其大

則懷山燎原不可為已誠使將軍以驃騎大將之權行五侯誅姦之舉當九尾栖肉之夕為耄天子執賊併為壽王執逆婦馘以告太廟一洗太陽之污以開太唐宇宙使萬、年無戎羯亂華之禍將軍之功書諸鍊券亦與唐三精同不凋矣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江陰張端嘗讀是文曰宋蘇軾可為唐柳宗元不能為也讀誅輔國詔曰宋胡寅可為唐韓愈不能為也令小兒瑄錄入今文選與金

華宗濂補薛季昶辭同誦

馬嵬老人遮說明皇

史載老父郭從謹進言元文緩甚故為補文

逆羯之反宮妾知之天下之人知之惟陛下不知陛下不知以內盡陛下之心者楊氏姊弟外塗陛下之耳目者李林甫楊國忠也以致關門之外陛下不可知不惟關門之外雖後宮百步之內陛下亦不可知陛下年踰七十自謂耳聰目慧體幹精強神仙方士呼為萬年天子不知宦寺女子朝庭公卿邊徼將卒草野之黎庶皆

以耄荒待唐氏子矣借使有祿山迭仆迭起陛下亦有所不知也勢已至此言何及焉自古帝王不幸遇國難義莫大於守死其次有去者亦必有關於天人訖善其後者太王是也賊發范陽河北二十四郡無一義士是陛下於人心離而去之也久矣人心去而天心去甚可畏也今賊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西且脅沂隴車駕之出不知所如往宗戚族黨不相聯屬公卿大臣不相左右今日抵馬嵬明日抵扶風又明日抵河坡陛下之所往寇亦能往是陛下徒有播遷之勞而訖無稅駕之所也為陛下計不如收合散亡亟返長安主社稷立朝廷仍下哀痛之詔引咎於天下曰朕以老悖不君致逆胡濁宮闈禍天下凡天下文武官僚軍士百姓許朕自辦當有西嚮投袂而起者不然朕當削號去位以待罪九廟之下汝輩豈患無君乎如是庶幾挽回人心要福于我高祖太宗而復我故宇若曰以天子之行襲匹夫之逃以示醜子孫以遺

笑天下後世非臣高年輩之所聞知也

九歲之言可到

也此

○擬唐代宗誅李輔國詔

寶應元年夏四月李輔國殺皇后張氏上在長生殿以震驚而崩輔國之弑君父君母者罪不容於鈇鉞代宗即位首當執賊戮以祭先皇帝皇后緩賊五越月而始誅又不明于天刑乃遣盜入其室斫其首以投溷中陽遣中使存問其室是以天討之鉞襲刺客之行宜綱目書曰盜殺李輔國予以是盜也終有君之命焉不當以翻豹之例書余擬代宗誅輔國詔以補其失又扶以春秋之大義使亂臣賊子有所警云

賊臣輔國本飛龍小兒先皇帝西征屬洛韃橐因時侍帷幄遂躋峻地手弄禁兵口啣制勅內誇帝師外呼五父顓國亂政莫敢孰何使先皇

帝獲罪吾上皇明皇寡息吾太弟齊王使在吾以為太

弟皆是賊之為也西內之遷敢以兵脅吾上皇

今又擅勒射生騎兵倡執主后先帝以震驚而

崩累朕不孝無以禱罪於上下神祇號天踴地

何以逮及烏乎亂臣賊子人得而討者春秋之

義也廼者國人為予取其首盖有朕命今俘告

于先皇帝先皇后梓宮仍頒示史臣宜毋得以

盜書吾國人蔡人私殺陳陀春秋書以衆討之

辭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今宜書國人殺李輔

國亦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務廣其塗使賊無

所容於天地間者予以扶三綱也中外臣子當

白予是心使韓柳生此時亦不能議到此段公案

子儀單騎見虜辯

儒者曰白公勝之亂葉公至或曰君胡不冒矢

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冒而進或又曰君胡冒

國人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乃免冒而進前者告

冒愛公也後告不冒愛國也子儀免冒見虜不

自愛虜人亦不啻楚人之見葉公也又曰子儀

是行忠信動虜之効也。余獨為之辯曰：葉公免
冑見於國人，以為可則艾矣。子儀免冑見於
虜，人以為驚，國人以為憂，則危矣。兵死地虜，
危敵也。其可以情實試僥倖，而失萬全之計乎。
吁！子儀是行不為虜餌者幸已，又何暇以忠信
叙功乎。吐蕃回紇連勁兵以犯郊畿，子儀固以
其來如飛不可易也。魚朝恩且獻幸河中之策，
微劉給事則代宗幾弃宗社矣。子儀何故輕信
光瓚李之言，為此猝急尚簡之計哉。武穆已卒

李光

天尚敷遺一柱於唐室，而又不知自重也。
使藥葛羅一搖牙於群虎之穴，兩翼牙將墮突
於執矛注矢之時，而虜不分天可汗國為鼎足
地幾希矣。子儀以負約責虜，已出孟浪。繼曰：聽
汝殺我，我將士必與汝戰。藥葛羅稍計形勢，不
殺子儀乎。問以吐蕃馬牛雜蓄使反攻，取富亦
兒婦人語耳。吐蕃即審此言，分獲堅好以共圖
大利，不取唐府庫乎。二虜結兵掎角，唐鹿業已
在手乎。葛羅從約，吐蕃尋遁。此大唐宗社未亡

之幸也。華元之平子反也。使宋國忘亡。其功大矣。而春秋不以其功與元者。以為非純臣之道。不可以訓也。烏乎。春秋不以平國之功與華元。則予不以涇陽為功。而與子儀也。

。猫鼠同乳疏

大曆十三年季夏六月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以為瑞常衣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佑甫獨不賀且上

疏曰

禮有迎猫為食田鼠也鼠害民稼天又生猫以食之猫蓋仇於鼠息於吾人者也猫非天物之職於除暴者乎今隴右使朱泚獻猫鼠同乳是猫失天職矣物妖由人烏有人不反常而物反之者乎象而類之則為法吏不擊奸邊吏不擊寇犬則為天吏不討元惡也陛下試以象而推之法吏之與奸同乳者今誰乎邊吏之與寇同乳者今誰乎而天吏之容元惡而不誅者或有其人否也如是則猫鼠同乳者其示妖以警陛

下也至矣。而常丞相袞不悟物妖之有象乃相
袞賀以為國瑞蓋以陛下為不慧指妖為瑞其
去指鹿為馬者不大相遠袞大不忠合先黜袞
然後責天下之法吏邊將不舉職陛下亦自咎
天吏之或不勝任庶幾陛下之明不為佞臣所
妄而猶之為妖者其有瘳已乎

言到是處代宗亦無以逃其罪也自註曰或
問代宗容元惡而不誅者可得聞乎曰李
一也僕固懷恩二也田承嗣三也代宗於
朝恩雖元振元載三妖誅之不勞餘力獨於
三元惡則失天討豈非為天吏而不勝任者
乎宋宰相袖不食稼死蝗為賀獨王且不賀

已而蝗蔽天吁旦亦宋之伯父欽

汝州公辭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據許時宰相關播以李元
平為有攘寇才拜為汝州公柳子惟深颺言於
朝曰是夫喋、衛玉賈石王衍誤天下殷浩敗
中軍是夫也今之衍浩也盜襲汝州縛汝州公
婦見希烈便液污地希烈大罵曰盲宰相以汝
當我抱遺老人曰世之大言無實者使不敗何
以卜才之真偽乎今盜滿淮許負攘寇才為今

汝州公者不知幾人矣而未聞有椰子一言斥
其為誤天下者故余誌之而為之辭曰借古語
石以玉縑鳥以鳳吮其改也衍誤相浩誤其
叶邦及其甚則莽襲曹操襲昌於手汝白
茫汝公儀、往者莫咎來者未央

顏太師

君子論顏氏二烈祿山成於前盧
成於後世道不幸風紀之幸也予
悼建中之君為兩相所蔽而不少憾

何也李元平妄人也信攔播以為將
相之才而使之敵希烈顏真卿貞人
也信盧杞以為談說之客而使之翕
希烈元平為賊輔而真卿為賊殺建
中之君烏得不蒙塵於奉天抑予於
太師有憾也李泌度其君肅宗不能保
已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權之日
真卿何不量其君德守不能保已之不
傾而高舉於盧鬼亂治之時齒且八

裘矣吾不知太師之不去何耶待舐
血之詐觸其所惡聞吾又不知太師
之求容何屑耶卒以餘齒陷於死地
借頰舌之賜免軍旅之勞其究如此
讀其史悲其時而為之悲云

烏乎鳳皇不翔子鴟鴞肆其強梁麒麟得以中
傷子豈云異夫犬羊君子之與小人子水火不
以相容王叶危吾類其無類子固已業、於汾陽
子突僕射於璠崖兮楊豈不感余之類傷嗟、

夫子之決於大次兮而不決於既耄之行歲嗟
嗟夫子兮忠之剛嗟、夫子兮烈以煌烈以煌

凋三光兮不可以亡

抑揚而至大節終不可滅

段秀實死辯

論者謂段公之死草、死而為抱忠負材者惜
何其輕死節之士而慢忠臣之心乎姚令言諸
賊入宮群臣皆引符命勸賊矣所忌者段公一
人而已逾垣之劫公已囑家人誓以一死殉社
稷然其死不徒死尚將有所圖用力責於已成

功付於天此忠臣義士之處心而聖賢之所許也天子蒙塵百官烏胤秀實非不能執羈勒以從也以執羈勒為小忠而出萬死之計以殺泚者大忠也獨惜悔賓劉陰結者不應秀實遂見殺其奪笏擊泚中其顙至濺血洒地吁公之忠亦可謂伸矣其死可謂烈矣而謂草草而死可乎若金吾將軍吳為杞所賣授首就死則可謂草草之以議公非矣

陽城罵李繁繁泚之子

城夏之山人也夏縣名力田足以養親不敢妄奸利祿於時先侍郎泚不以城為鄙諄以處士名薦進于天子天子不以先侍郎之言妄句真城於諫議大夫俛焉居其位者七年于茲矣天子不以罪去城然城自揆食君之祿職在言路而不能出一語卜朝廷得失成敗以開天子之聰明聖智日夜惕息今適得其痛可言者出萬死一言之庶五七年循默之責可少貸也今天子是非倒置以裴延齡小人居相位以陸贄賢人

竄死地故城為天子斥延齡奸佞卞陸贄忠直
天子不寤必欲相小人遠賢人城盡數延齡過
惡將密陳於上庶幾小不容不去以足下為
吾先侍郎子也足下事吾猶父吾視足下不啻
如子過狀繕始成而足下潛以告小人得以一
一自解於上吾言雖正如周召直如龍逢比干
不可入矣悲夫黨奸臣譴諫官非君子也吾不
意先侍郎有子如足下而行同賣友不知足下
它日何施面目見先侍郎地下也孔子曰人心
險於山川予之心誠險矣又曰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吾之有於內者亦決矣又何憂懼於彼
哉夫事有不可必者在乎人而理有可自必者
存乎我吾願存乎我者何如耳存乎人者又何
言哉又何言哉

為劉蕡訟裴相國書 補李劄

太和二年春三月文宗親策制舉人
時宦官劉克明等用事莫敢言賢良
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散騎

常侍馮宿等俱北司不敢取李郃等
二十二人中第者自以為對策不及
黃皆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物論
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者抑
之而止郃乃上疏曰乞回臣所受以
旌黃直時相國為裴余猶惜郃不代
黃上裴度相國書故為補之

賢良方正劉黃古之遺直今之骨鯁臣也新天
子親策于廷廷天下方正之士求直言以實治

道不腆郃輩與黃應詔今之亂宮闈禍天下者
刀鋸之賊也天子之廢立生殺皆出其手中外
相且避之如炎火畏之如雷霆宰相以下
莫敢言而黃不避萬死為新天子一言之蓋慮
曹鄴伏覽之復生今日為天下之禍患不已也
而考官馮宿黷其文而不敢取物論為之稱屈
御史溫造諫官劉栖楚皆將論奏而聞閣下潛
抑之吾聞宰相佐天子在收攬威權以宰馭天
下賞罰善惡辨人是非枉直使天下之奸慝有

所惧貞亮之士有所恃而人君蕭牆之禍無所
起也且統閹寺者周冢宰之職監宮中者漢丞
相之事於是無內廷肘腋之變者此也烏乎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今天子不得正其始者誰也
閣下亦思制其一人之權而還其門戶掃除之
役奪其六師之枋而歸諸元戎爪牙之職乎閣
下以削平大寇之功推尊累朝勲旧爵列司徒
名居家宰國家倚為砥柱衆正恃為舟梁者也
曩古寶曆之賊殺敬宗者閣下不之討王之害江

王之立閣下不預聞一日二日三易主而元老
大臣若路人然閣下之相亦將焉用彼哉閣下
之職失於振舉者如此則於蕢言有所抑而不
伸非人言之妄矣郤恐蕢策既抑蕢之不仕不
足惜也而言路大塞險邪之門大啓宗社之危
不可保也庸是不避斧鉞重為閣下言之惟閣
下以宗社大計察之幸、

罵王涯辭

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變王涯不與

謀而同罹其禍民有大罵涯至擊瓦
石者則涯之死為晚矣為其民補辭

曰

開天下之害始者必罹天下之禍首雖曰人事
實闕天道禹貢九土初無茶貢秦漢以來亦未
聞以茶為權也朝廷引回鶻入朝驅馬市茶
利始開貞元間僅於茶地估直而稅權茶置使
則自汝涯之請始其遺毒吾民戶日有逃商日
有不通官與民也交受其病而言經國之利者

尚以權茶固於上汝又以宰相兼權使民不痛

鄭注而痛汝之承風旨以毒民也

上問富人之
術於鄭注注

對權茶而以
王涯兼權使

李訓之陰狡既賊與注相伯仲汝

又為之鷹犬而不計民之怨讟國之危殆天子

不知汝黨甚於閹豎台外寇以攻內寇甘露一

敗幾墟社稷今李訓傳首引汝獻庙社殉于兩

市腰斷於獨柳之下國法天誅豈有僭耶汝年

踰七十矣而智識不愈於酤販之民大獄手狀

俛首誣服雖令狐僕射

楚

鄭御史大夫

覃

不肯

出一言為汝辯汝固當屠借汝不死亦豈逃眾
怒於瓦石之下汝死汝之遺骨當掃除於溷更
望子孫有瘞地哉開成元年詔京兆牧塋骸有
仇上良使人發之棄其骨於
中渭水

鄭注論 長慶二年

小人之有才者不過巧諂善投人意為婢妾道
耳又有妖術以濟之雖端人強士不能不惑如
尤物一染則身不自有必斃而後止吁唐鄭注
是已注以醫游四方此其濟諂之術也李愬之

正王守澄帝元素之強注豈足以蔽之愬稱之

曰奇才守澄促膝與語元素為之執手欵曲李

楚勸元素終注至變屈胤拱侍拜泉湧元
素不竟執手欵曲且厚以金帛遺而遣也然

而終守澄者卒注也使愬與元素終狎之安知

二子之不為守澄乎守澄嘗有匿死恩於注

谷之如此而上以師友待注不亦詭哉甘露之

變非宦輩決果恩以逸乘輿幾不免使注不死

也章陵宗文不得薨正寢而矯制立瀍宗武之事又

豈出於士良仇也哉 推極之論

楊涉論唐末天祐二年

宰相人臣之極也至於泣不忍為則知亂世之相欲為庶人不如也余讀楊涉泣相事既哀其不幸而又悼涉非貴戚之卿知其不可為也獨不可為鄭繁之辭乎辭不可也獨不可為司空圖之去乎不辭不去其俛焉包耻為異日送墜使不亦悲乎

哀和陵辭唐昭宗

余為楊涉論後讀和陵在華州舉

語曰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靈樂因泣下沾襟未嘗不悲和陵為萬乘之尊而不得同紇干一雀也紇干守死于寒耳和陵漂泊寒餓不知死所出其偶委身行賊臣至於親捧玉卮而卒不能免椒斃之禍天下臣子未聞有一人為君父問賊者烏乎極天下之哀無以過之矣謚曰愍吾故吊之以殤辭曰

哀、尔殤之生兮不如無生、體守濶達兮志氣
精明、誓恢往烈兮寤寐人英、十九葉之零祚兮
睿屬望乎中興、彼礪山之遺虜、朱兮差寬勾之
黨伍、黃志懷山以沃日兮、云迴天之勁柱、唐加
日回天可造功臣、佩白玉之璽兮、冠通天之冠、曰破勛
雁而翦巢兮、黃實沙陀氏之屏藩、李夫何忠
不力以用兮、用力以忠、雀拙于紇山兮、望
生土其奚從、烏乎大枋失之始兮、豈貽謀之不
終

補石晉太后志婦辭

石高祖初以少弟重胤為子、娶馮蒙女、有殊色、
重胤蚤卒、重貴立、遂納為后、與夫人共飲、過梓
宮前、酸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
左右失咲、重貴顧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
夫人與左右又皆大咲、獨太后恚而無如之、何
罵之、辭曰、唐玄宗致壽王妻、環濁乱宮、闈牽致
兄弟用事、訖敗唐天下、環播臭道路、無死所、汝
何物復乱倫、使吾馱子復妻汝、媼毋而以我命

先帝命拚於人先帝可欺天可欺乎吾見獸子
之喪吾石氏國也以汝塩鍊判官馮汝之楊釗
也一預我家事桑國師維翰退矣張龍武彦澤叛矣
耶律德光契丹入寇矣汝物又且妾異姓累及
老婦面縛於人且柰何哉且柰何哉於是大慟
誓不與馮見不四三年契丹大入寇執重貴以
歸太后及馮氏面縛待罪同平章事馮玉親送
傳國寶叛臣張彥澤迂晉主於開封夜以兵取
馮氏往

宋太史書趙普辭此等古文不可多恐鬼神見焉

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夜漏下四鼓晉王光
義甫柱斧殺兄于大寢明日太史氏持簡書曰
宋趙普弒其君匡胤普辯曰壬子之夕普不得
入侍禁闈帝崩普固聞知普曷罪太史曰君親
無將必誅開光義之將者若也曰昭曰美趙
孤不絕也太后遺命帝不得受也榻前誓書若
不得署也春秋大居正若為宋大臣不以是正
相其君而以阿依邪命使光義之斧已在太祖

衽席上太祖享國十七年幸耳烏乎上之絨也
非若而誰若不討賊不引決若又其面戴之北
作大臣之後遠去就若是國何恃於若乎吾以
春秋法定若為戎首若雖欲辭得乎普伏罪曰
普當戮普當戮以謝先帝九冥下也抱遺子曰
里克趙盾甯殖三子方諸商人陳乞宜有間矣
而春秋書法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
太史氏之書普非三子例乎

木曰先生設是筆于以拯救宋三綱於大亂

之始宋鑑綱目之作豈直正統而已哉

。代安叱奴謝表唐高祖武德元年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

臣奴本舞胡之賤也過蒙聖恩擢於五品爵居
散騎官為侍郎臣奴安敢僭躡清貴上累聖明
禮部尚書李綱彈臣奴以樂工不與士齒賢如
子野師襄皆終身不易其業今使臣奴鳴玉曳
組趨翔廊廟誠非所以重朝廷法後嗣而陛下
出令務無及汗必欲臣奴承恩入侍臣仗雖賤
敢不棄伎更工執筆攢侍太常諸宗工以叶律

修樂為事定一代不刊之典於何安牛弘殘缺
之後庶幾臣奴有審音之聰而陛下無鬻官之
議切惟衛之賢者多隱伶官魯太師者得與孔
子論樂夫豈以樂工為賤而不得齒士類哉臣
奴幸遭景運上當時選誓竭犬馬之年以殉蜂
蟻之圖報萬一雖未能效夔擊石使百獸率舞
於有虞之廷決不致齊妙達曹馬鞍安輩辱玉
封辱開府於有齊之朝也謹奉表拜闕上謝者
木曰先生此作蓋有謂也至正己未江藩大
臣之便宜除拜抗冷官金門貴擢為參軍記
室士論謹騰貴見先生於睦乞言解嘲先生
為賦雷海清詩及安叱伎表貴於丁酉秋死
節於睦豈非先生之言有以成之乎

錄淖齒語

齊閔王不道其殺孤孤啞而百姓離殺陳舉而
宗室離殺司馬穰苴而大臣離於是淖齒殺王
於鼓里其數問之辭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
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不知羸博之間地拆

至泉王知之乎曰不知民有當闕而哭者王知之乎曰不知齒曰雨無沾衣者天以告也地拊至泉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上不知戒何得亡誅乎閔之大惡實浮於桀紂代無湯武數其罪以誅之則天亦假手於齒耳以其殺於獨夫而快於天地宗杜萬姓之心雖曰逆也而其憤亦湯武之憤也昔魏之不君者問其臣以漢顯殺諫臣事襲為前例使代有齊閔問其臣以鼓里之事而後申也

王弘議

弘晉丞相導孫也以清悟知名史稱其造次必存禮法動止云為人皆依倣謂王太保家法吁所係亦重矣典午運革赴裕諮議九錫未開端而弘忍銜使諷朝廷為佞倖之首禮法何有乎後日姪孫儉勸進齊高其任尤力大典禮儀詔

策皆出一手傳為家法恬不恠矣史贊以國有
君子美王氏之盛而休元忍忘家國儉輩又甚
謂之君子可乎弘術命時有掌留任者劉穆之
言驚悼而卒吁二人貞穢之判奚翅蛻蟬之與
蟻螂丸也哉

謝明議

靈始以謝侍中胡當齊高祖禪代不解璽至傳
詔迫之則曰齊自有侍中方引枕高卧又迫使
稱疾則曰我無疾何其抗節之壯哉宋明中

起為義興在郡不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
者吏何不曰吾不能作齊主吏耶梁初與何儻
謀出處遂為胤所賣明年詣關自陳帝嘆曰子
陵遂能屈志耶吁未有詰關子陵帝薄之甚矣
受尚書令假脚疾不拜而謁又角中與詣謝詔
託迎母歸徽乘輿臨幸王人送迎相望於道以
為榮吁君子不以為榮矣初為臨川時嘗以賄
見劾徵袁粲則廢置已久為吳興時至以雞卵
賦人收雞數千其鄙行若此宜其接老會進不

已不直江中丞一帑而死謚曰靖不亦忝哉

朱子評韓子辯可辨

余惟鍾山野狐譏病韓子工文字費精神為無益道真者此野狐竊脩煉家攝生之論以道為真常以脩真為祕寶其訣以畜精神養至於全真則謂之功行此季世不經之教在先王之世必誅而亡赦者也余又惟攷亭大儒乃拔其說以重病韓子野狐不足責吾責大儒為野狐之言先駁也本史贊韓所得粹然一出於正要之

無牴牾聖人者孟軻拒楊墨韓愈排佛老功齊而力倍之此韓子之過况雄也實為的論程夫子曰韓愈可謂豪傑之士如原道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惟愈而已其論孟子醇乎醇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千載之下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論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之語其指所傳者又必有所見矣此又史傳後千古不易之確論而攷亭無故援野狐語以亂之譬之悖子議父之失借矯

正之論而况論出於甚不正者乎徒重其悖而已耳大儒何忍於舉悖而屈正乎折衷有謂程固得其大端王亦不為無理吾不知其所謂理者何理耶又謂韓雖知文與道有內外之殊而終未能審緩急以決取舍其文乃貫道之作也又何取舍之不知也哉又謂韓雖以濟時行道抑邪舉正為事而終不免貪位慕祿之私韓之切于祿正以急行道而未嘗至於李斯商鞅之流僨繼其軀而後已者也立此兩端之論使後

世法吏議人獄款仿此固終字律以為可上可下之活套則大儒之言教之也末自知野狐之言犯韓所詆始以為楚雖失之而齊亦未得既悟其言之不經又取其言為有理予敘一言之頃自相兵也如此予惧大儒立行為法出言為經係於後學者不小故不得不為大儒辯且為韓子辯也

○ 哀鮑籃辭

齊叛臣崔慧景窮途投門人太叔榮

榮斬其首內鱗籃中送都

鉄史曰於乎濁亂之代。果不得以名義望於人乎。然蘆中人於江上漁父。素非交好而力濟之。又何也。嘻。固負之義聲。素有以動之已。慧景戴逆首而往。何往而非鱗籃所在耶。吾於榮乎何責辭曰

崔平西戴逆首哀尔魚籃魄。孰愈折豎手。

務光辨有斥

傳曰湯伐桀就務光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它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食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况於尊我乎。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沉于蓼水。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人以為仙云。予讀其傳為之撫卷曰。嗟乎光之為人真千百年而一人者也。光之言真有道古君子之言也。光之死真古義士之介伯夷之不食周粟其餓而死者

同一揆也然則夷之行非發於光乎發於光則夷之特立獨行不得專美於世矣番易周仁刊韓子伯夷頌於石屏請余復作務光辭將毀兩石為商周兩節以示季世頌予不腆之辭安敢並於韓而仁請過曰今鉅筆不在史館而在草野繼韓之辭舍鉄筆其誰歸余偉光義重仁請為之叙而繫辭云

天網傾地紀零鳴條悖耿毫兵空素胡為忍垢名務光子執網紀孤竹兒聞風起蓼之水

篚之田我思其人匪曰仙尚山生面三千年

自註未語不尚其仙以其清風在世雖閱萬古凜然若生也

綱成君贊

蔡澤說應侯曰日中則移云使太

子丹入質於秦

銜史曰澤以往鑿車裂伏劍與支解者動應侯使亟去位而身代之吾始以澤為刳敘術也及身處相位亦不數月以見幾亟去視棄相印如敝屣養譽虎狼之國以封君令終則澤非饜功

饒祿人也吾喜誦其語為之銘以贊以警代之
貪高位不睢澤之如者不車裂仗劍與支解則
不已也噫

史義拾遺下卷終

史義拾遺一卷為元鐵崖楊氏所撰述

皇明儀曹陸公序而刻焉序曰先君子程
鄉令所手錄蓋澤貽二世副在家笥今

大中丞石涇公固儀曹之嗣而程鄉裔也
然則是書不為公故物乎小子汙自幼誦
而寶愛之間持謁

中丞公公曰胡為來哉是余府君之志也

木歲久腐棄吳越間殆不復可購矣余覽
之惡夫涕之無從也爾其重刻以傳迺歸
而謀諸任侯侯即郡齋校正鋟梓藏諸竹
樓俾余識之汾曰史官豈不誠難哉才謝
古良學匪能讀是非鮮弗謬於聖人矣使
一字溢美片辭文惡咸不得爲實錄于是
乎史矢而求之野故外家傳語有足徵者

存而不畧君子將取衷焉今按編中或直
書以示貶或博喻以辨義或微辭以推隱
或諧談以幾罵墜白析於群疑雌黃成於
獨斷其事核而減其言曲而中潛德悉流
遺奸莫贖有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彌彰者
矣若楊先生者第使際昌平之運立清明
之朝典二正之業纂三墳之緒入叅起居

坐預筆削謂董左之匹非耶茲編固往牒
之陽秋來乘之膏肓也撰述本意語具序
中舊本一卷今分爲上下云

嘉靖庚子晉夏旣望屬吏白皇甫汝載拜謹

識



